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

今後中國文化之動向

贈閱

北平圖書館存

十六

尹哲生著



月 十年四廿國民
贈 生 哲 尹
館 務 司 平 北 立 國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

今後中國文化之動向

尹哲生著

卷頭語

我這本書，本是一篇論文，其初祇預備幾千字可以完結；寫起後，竟不覺云云多至三萬六七千言，只好將他印成一種小冊子。

我不是一個什麼有名望的人，更不是有什麼地位的人，我是一個傭工者；驟然談起這文化的大問題，似乎有點不合。但現在一般所有討論文化的文字，皆有不能使我滿意的地方。常言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又說：『芻蕘可採。』何況文化為國家民族人類社會和宇宙的『共業』；我想一定沒有什麼人肯限制人家不許供獻意見。

這本書的內容，還是關於消極方面居多，我祇認為文化建設中應有的渡橋。至於積極的具體的建設方面，我是想另做一種東西。

不過，我是沒有什麼學問，書中所言，難免有多少錯誤，還要請讀者予以指教。

著者識

今後中國文化之動向



現在建設中國本位文化問題，已因「一十宣言」引起全國人士注意，差不多八個多月了。中間開會討論，發表意見，著為論文組織團體，也算成爲一種「新潮」了。關於如何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具體計劃，當有待時日；在這未成「定型」的期間，自然人人可以供獻意見。

這次問題，是否像以前曾國藩李鴻章時代的「洋務運動」，康有爲梁啟超時代的「維新運動」，以及「五四」以後的所謂「新文化運動」，仍然是只留時代演化的片影，不能把中國馬上送到世界文明興強的路程；還是冥搜枯索，矛盾於次殖民地深淵中，聽人家肆意侵侮，此時不敢斷言。但有一層，從前所謂什麼運動，是因國家軍事外交的慘敗，由政治上領袖人物和社會智識階級去找，可以自衛與人對立的技術政制，或是盡量的傳導新興的學術思想去衝破舊有的封建壁壘，並沒有公然標出怎樣建設的前題，要由國家和社會共同制定一種文化「新型」。現在感到時代文化巨輪的碾壓，在此革命建國之後，國家仍然受外力殘毀凋傷；於是由政治機構，經濟機構的備嘗險阻反映到發展文化智能以求生存的必要，這也是自然的趨勢了。

文化是民族在天然環境中，因生活之需要，由勞動和思想、智識、情緒一天一天構造積累而成的。其精神上物質上的「繁複性」，是隨時代增進的。歷史的事例是這樣：一個國家民族有因文化程度優越，同時政治、經濟、軍事的能力加厚而逐漸征服其他文化低劣的民族擴大領域的。也有文化雖然高明，而因國力不振，政治昏亂，民生憔悴，被遊牧民族所征服的。有文化優越民族雖被異民族征服，却因他的「民族性」未喪失而可以復興的。有文化低劣民族被他民族征服之後，却因他人口繁衍之故，吸收他人文化而代替原有民族的。有自己文化本來低劣，因善於吸收他人優越文化而可以獨立興強的。有自己文化本來甚高，却因民族「自信心」「創造力」消失而永遠沉淪的。但是有文化民族征服無文化民族，不獨能使其生活形式改變，久之則種性亦且融化於無形，反之文化低劣民族，征服高度文化民族，他的生活形式種性久之即處於被同化的地位，這也是世界國家民族漸就同化趨向大同的自然公例吧。

中國是一個文化古國，有四五千年的歷史，曾經有過光榮，這是人人承認的。近世紀因為世界一些強國，挾其同時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的力量，向低能的國家民族開拓富源，搶殖民地，中國在這種均衡的侵略局勢之下，不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沒有一種適應時代的能力，與人並駕齊驅，單就文化言（比較狹義的）也是日形低落，相差懸

遠抱復古思想者，既不能拿出什麼東西去抵攬洋槍巨砲；趨新者也徒資羨耀他人，不能取來瓊寶爲國家挽回喪失。「中體西用」、「政制改革」，傳導思想者，亦惟有在模稜兩可，新舊掙紮，摸索迷離中無所建樹；直到中山先生始深觀世界政治、經濟、文化、學術、思想、主義的潮流，體察中國國情、民性、歷史上固有民族精神、道德、智能，創造三民主義，制定政綱政策，作爲國民革命從根救起的共同路向。中山先生逝世後，中經北伐，革命勢力已統一全國了；但是這幾年來，國家不獨未能興強隆盛，甚至失去偌大領土，內憂外患，相逼而來；這種現象的構成，原因固多；而全國大多之人，沒有共同醒覺，掃除個人私有心理，在三民主義之下，正其新興一致的趨向，創造建設，爲國家謀久遠幸福則一也。

年來根據中山先生「恢復民族精神」「恢復固有道德智能」及「迎頭趕上」之言，隨「復興民族」的呼聲與時增長，中央訂定「生產建設」的治本政策，去充實國力；在此共同口號之中，與生產建設有密切關係的「文化建設」不得不連帶產生。文化的範圍，本來關係很廣；一切倫理、道德、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字、語言、宗教、藝術、科學、工具、典章制度、習慣風俗、精神的物質的，皆是交光互網，有連誼作用的。我們曉道現在英、美、德、法、意、俄……以及日本的國家何以能夠如此興強，雖然由於軍事、政治、經濟……的進展，而最重

要的因素，還是根據於科學文化的發達，以爲國家創造建設的根柢，因爲科學發達，則一

切國力同時增進，也就是文化形態放其光燄的總因。近世國家民族的興衰，與古昔異其形狀；在古代，有以游牧民族的軍團行動，用暴力侵奪他人國家者，現在要是文化低劣的民族，根本他的國力同時，也就不能進步，所以文化振興，也就是加強國力的憑證。中國有如此廣大的民族，物產豐富，國民的聰明才智，在古代未嘗遜人，而現在竟然低落到次殖民地的地位；這固然由於近百年來國家統治階級的人不爭氣，而一般智識階級有文化領導任務者，不能「衝決網羅」滌除舊染，運轉新機，為民族開拓一新生命線，自然要負相當責任。然一考其所以致此之故，實有幾種受病的根因。現在在此文化建設運動振蹕之時，不能不將此種根因，提供研究，期於根本拔除，這就是今後中國文化應有的動向吧？

所謂中國文化受病的根因者：

一、不消化

所謂不消化，一是國家社會不肯消化，一是個人不能消化。我們既知道中國古代文化未嘗後人，近世西方文化突飛猛進一日千里，何以中國老是保守故態，陵夷衰微？日本接受西方文化後于中國，中國人從前目他為島夷，何以島夷能夠自奮與強，老牌的神明華胄，反而志氣頹唐，受人侵侮？就日本自家說，也是承認「明治維新」以前，完全是接受中國文化，明治維新以後，完全是歐化，何以他完全用了人家文化，反能把國家弄好？中國

自家本有高度文化，接受西方文化又早，反不能日新月盛，列於強國之林，倒被他詆毀爲無組織非現代的國家。由此可知一個國家民族中他的先人創造出好的文化，不獨他的子孫可以享受利益，作與他的子孫不能繼承遺產，轉被外人得到實效，這就看看能不能夠應用罷了。英美德法的文化，不一定皆是他們自己民族中創造出來的，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印度的文化，到了今日，除意大利去發展一點羅馬精神外，其他幾個文化古國，或早被滅亡，或者成了人家屬國，等於我們東周時代小範圍的「天王守府」，或者連現在我們孔廟中的「奉祀官」也不能夠有了。世界無論那一民族的文化，只有希望人家去信仰，模仿，宣揚，沒有限制人家的接受，只有人自由發揚光大，沒有專門抱殘守缺，認爲「絕學無憂」，這也是世界文化史上沒有「空間性」、「時間性」的實情吧？

我們試想自從清季「雅片戰爭」以後，中經「甲午之役」、「庚子之變」，國人震于西洋的「船堅砲利」，親貴和頑固的士大夫迷信歷史太過，結果構成「義和團」之亂，惹起八國聯軍。其他少數有知識的人如曾國藩、李鴻章之流，覺得鋼敵自欺，終歸不了，於是奏請派人留學，派人考察；在那時只是講求些軍事技術工具罷了；至今由技術而政治，而經濟，而教育，而科學，藝術，哲學，應有儘有；其初猶可以說「來源淺澂，汲而易竭」，後來也可以說「漸入深處」了。有不少些人，一反以前士大夫虛僞自大的心理，拜倒西方物質

文明，覺得自家所有皆已臭腐了！一切衣食住行樂育，非帶西洋化不足表示尊貴；而所謂帝國主義者，也就乘勢挾其軍事外交政治經濟的勢力，索性盡量送給你，到了今天，壓根兒全國城市農村無微不至的皆是充滿了外力，工商農村一齊破產，所謂拜倒西方化一般人，甚至於姓氏也預備不要了；這種「舍己從人」「樂取於人」的犧牲精神，不能不算道地；但他們畢竟不能應用外來東西把國家興強起來。梁啓超先生曾有一段話：「晚清西洋思想之運動，最大不幸者有一事焉。蓋西洋留學生殆全體未嘗參加此運動，運動之原動力及其中堅，乃在不通西洋語言文字之人。坐此爲能力所限，而稗販破碎籠統膚淺錯誤諸弊皆不能免。故運動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實之基礎，旋起旋落爲社會所輕視。就此點論，則疇昔之西洋留學生深有負於國家也。」其實結至現在止，中間繼續不斷的留學生，雖說對於語言文字上不能說沒有傳譯之功，而實際對於國家整個文化國力上又有什麼比較可紀的創建。梁先生責西洋留學生之深有負於國家，當然以他們負有相當的使命。然在那時猶可以說，政府當局沒有一種勵精圖治的心理，擢用相當人才爲國家謀出路，仍是醉生夢死，陷於日剝月削的長途。但是那時以及後來的西洋留學生，回國後多少皆是佔到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地位，他們對於所學不能起消化作用，爲國家民族建功立業，這也是無容諱言。從前俾斯麥說：「日本到歐洲來的人，討論各種學術，講求

政治原理，謀回國做根本的改造。中國到歐洲來的人，祇問某廠船砲造的如何，價值如何，買回去就算了。他又承認「東亞有兩個奇才：一是伊藤博文，一是嚴復；他斷定伊藤能建功，嚴復不能建功。後來嚴復雖然在中國學術思想上有點貢獻，但他是學海軍的，畢竟『學非所用』了。中東之戰，日俄之戰，日本勃興了，中國人紛紛掉轉頭來學東洋；但是除了『士官派』大多數做了民國十幾年中製造內亂種子外，其餘學政治的，回國後得了一官半職，只是把所帶的講義，生吞活剝，一層一層的推銷也就算了。就教育制度上說，歐戰以前，不是「日本式」就是「德國式」，歐戰以後，差不多「美國式」最時髦了。現在還未聽說「墨索里尼式」或者「希特勒式」。從「五四運動」起，各種主義學說盡量輸入，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德先生（民主政治），賽先生（科學），聖西門，蒲魯東，巴枯寧，馬克司……克魯泡特金這些名字皆來了，旁皇迷惘，無所適從。直到今日，雖有三民主義可以救國的文化最高原則，因為政治上種種阻礙，未能安流順軌實行民生政策，舉國之人，還是在「不自信」，「過於自信」，「沒有自信」，「不能自信」，中去自欺自毀，不能走上光明大道。

日本大隈重信說：「無論中國的和西洋的文化，一旦到了日本人手裏，就使他起了一種特殊作用，成了日本化，已認不清中國和西洋了。因為我們最大的特色，就在能夠接

受外來的文化，加一番融會貫通的工夫，成爲日本化。」本來一個國家民族，既各有其歷史與文化，無論處在什麼時期，只要他想自強，不自暴自棄，自然一面應當浮勵，固有一面採取，本無隨時開空間去締造新機，世界上的民族，除非是猶太人無法子去講「本位」，其餘只要他有個國家存在，自然有他的本位。這國家的本位能否獨立生存，總看他的文化能否適應時代環境，故步自封固不可，俯仰隨人亦不行，時代精神是隨時間空間向前進展不斷的，易其質量內容的。在古代交通未廣，一個民族國家只要你的力量足以應付週遭種族，卽足以自存。現在世界棧通，一切經濟文化國體制度社會組織皆有連帶的「變革性」。你這個國家一切精神物質不能夠持續去競勝爭存，只有落伍，只有被人家宰割。所以現代國家生存的第一義，就是從文化觀點上吃了自家東西，人家東西能消化，保守固有固不妨，吸收外來亦不妨，「相入無礙，相是無礙。」（華嚴經語）健全精神必寓于健全身體，國家民族的新機，卽在于文化、中生理的動力也。

中國在秦漢以前，上溯春秋戰國，唐虞三代，皆是自家文化，所謂三苗獯鬻，獯鬻，犬戎，匈奴，東胡之類，已談不上什麼文化。東漢以後，印度文化漸次輸入，經過魏晉六朝隋唐的發揚，到宋明時代融合，東西北邊境上由以前獯鬻獯鬻，匈奴之類變形易質而爲五胡遼，金元的名稱者，已經被我們征服或由他篡據，到了後來成了中原民族的混血兒，形成天

然大一統的中國本位文化。明末清初時利瑪竇以傳教師的資格，因中西通商之故，由海道入中國，帶來了天文、幾何、歷算鐘表之類，南懷仁、湯若望相繼爲清廷錄用。那時除了最上流的學者如徐光啓、李之藻、黃梨洲等能夠明瞭認爲實用之學外，其他大多數的一般士大夫正在專攻考據詞章，對於這些東西頂多不過認爲一種技術，與中國全部文化當時沒有多大的影響。但是那時因爲中國清初猶在強盛時期，根本沒有什麼相形見絀之處，迨至雅片戰爭以後，比形量力，始成了劃時代的「東西兩大文化」。曾國藩、李鴻章設方言館、造船廠、機器局從事西方學藝的輸入，追隨學步，不能說沒有點特識；不過後來李鴻章的軍事計畫也，就隨慈禧的大造頤和園做萬壽打斷了。康梁的「百日維新」從事政制改革，確有改絃更張的機會。康梁失敗後，一般在位執政的人，皆是依阿取容，張之洞掛起了「中體西用」的招牌，博得一般人的贊同，其他像曾、李、康、梁那樣稍可有爲的人也沒有，國家也就不得不漸入於「種族革命」時期了！

這幾年經過「國民革命」時期，國家民族的現象還是如此！事實條件的內容到底又是什麼緣故呢？有幾句「老話」也值得注意的：從前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你看誦詩三百，就可以負政治責任，外交責任；如果不能稱職的話，就等於白讀。現在人覺得曾經誦詩三百是什麼樣子？還有漢時有人通一經

就可以爲博士爲公卿，如董仲舒、晁錯、公孫宏、兒寬之類，確能負責做些事。宋趙普說他：「半部論語治天下，也就成了太平宰相；現在你要找他根據那些原則，恐怕也是不得要領。可知接受先民生活經驗創造發明所遺留的精神遺產，所謂『經典』及制度文物者，後人皆是應當就「當時此地」去訂定適應辦法，並不是「刻舟求劍」、「膠柱鼓瑟」或者「守株待兔」所可了事的。現在世界上各種學問的書，不僅止「汗牛充棟」了；一般講求學問的人，也着實讀的很多；留學外國去學政治、經濟、教育、科學、工藝、軍事……也着實不少；他們皆是現代的中國人，何以不能「利用厚生」，「開物成務」，把國家興強起來？何以一架飛機，一隻潛艇，也不能製造？用盡多少國民力量，大張旗鼓買幾架飛機，損壞了，恐怕還不能修理，其他軍器軍艦之類，非用外國技師不可，就連郵電、關稅之類，沒有外國人就出毛病，其他工藝醫藥等已經被人壓的不能翻身；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我想這種病，理構成的遠因，恐怕就是自從國家專以文字取士，把天下聰明才力悉出於口耳記誦，講求功名利祿的結果。因此社會養成一種不痛不癢，不切實際，不求消化，自私自利，委蛇庸軟，鋼蔽自欺，虛矯自大之積習。到了今日，一般求學的人人，所謂智識階級者，多數還是這樣心理。能鈔取幾篇表面文章，也就成爲國家社會出色的人才，實際內容不問了。吳稚暉先生說：『文學不死，大禍不止』，雖是有點太過，但不能說沒有相當理由。現在中

差不多成了文字世界，也就是紙片世界。繼承精神遺產，觀察人家制度文物，不從心理想，只從口裏講，不從國計民生上怎樣去求實效，只在文字語言上怎樣去宣傳批評；無論新舊文學之爭也罷，科玄論戰也罷，社會史觀論戰也罷，民主獨裁意見也罷，計畫規章也罷，宣言也罷，多半皆成了空中樓閣，皆成了洋八股。羅整菴說：「將聖賢語言當做一場話說，學者之通病。」朱考亭說：「教學者如扶醉漢，扶得東來西又倒。」其實現在社會上一般人士何嘗不是喊口號站不住腳根的樣子。也竟有多少學來一些名詞術語，做些極無聊的文字，作爲一種「鋒頭慾」或者「換錢慾」的工具。我們雖不能堅守顧亭林先生「一命爲文人，斯無足觀」的信條，總應該感覺到顏習齋「記誦多一分，則實行處少一分」的真理，國家民族纔有辦法。我記得以前有一位先生（大致是國粹學報上某君，記不清楚了）他根據漢書東方朔傳上說，東方朔自述爲學經過，替他結算起來，每天只是七十字。因此認爲古人所謂聰明也不過爾爾。哈哈，原來如此，他們認定所謂讀書求學，就是記取字數的。照這樣，現在一般小學生記誦幾本什麼書，不是皆成了什麼大家了嗎？東方朔成就了什麼樣人，我們不去管他，不想現在世界已經走到各個國家民族互競生存講求實用的時候，中國還是祇以文字公式爲學問，國家民族還不應該倒霉嗎？

大家信守中山先生「恢復民族精神，恢復民族固有道德智能和「迎頭趕上」的

原則。關於前者；若要拿他當爲一種復古辦法，把古代渣滓皆取來應用，關於後者，只就各國所有最新的東西去買幾樣，就算完結，這是根本忽略了「從根救起」，仍然要鑄成大錯了！莊子說：「跡者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六經者先王已陳之芻狗也。韓非子說：「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讀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事之世，因爲之備。」程伊川說：「學貴心守，悟舊無功。」陸象山說：「學苟知本，則六經皆我註腳。」王陽明說：「良知之在人心，無間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更明，合得的便是，不合得的便非。」中山先生也曾說：「如能用古人而不爲古人所惑，役古人而不爲古人所役，則載籍皆似爲我調查，而使古人爲我書記，多多益善矣。」這皆是說人類社會事物是進化的，變革的，國家民族人生各有其時間空間的需要，非有一種共通的自然的真知灼見去取給不可。這種真知灼見是宇宙的靈光，是文化的源泉，是民族國家生生的機理，模糊蔽蔽，其生機而無所自覺，則民衆必因時而增其悲苦悲哀。我們因此想到：要使孔子生於今世，他去周遊列國，絕不會用那勞什子的「一車兩馬」，就是董仲舒來統治中國今日文化，也不會再談「五行災異」，主張用「土龍求雨」，這也是很自然的。但我不解，現在都市中已充滿了電燈，電網，留音機，跳舞場，電影院，衣食住行半成西化，農村間點的煤油燈，筆的用的皆是外貨，不

能不算『時代化』了。所可異者，中國偌大領土，已成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的「消化機」，不是中華民族「開源節流」，「前民利用」的「儲藏所」。故現時中國已由喪失領土的「政治國難」與膏血耗斂的「經濟國難」而成爲整個智能銷沉的「文化國難」矣！所以現在要建設中國本位文化，必定要在中華民族中培養一種極堅強的「消化力」：一、由國家社會機體的共同消化。一、由個人智慧的自我消化。無國家社會機體的共同消化，則個人雖有發明創造的天才，亦將無所可用；世界古今歷史國家民族中天才耗滯，沈淪摧毀，困厄屈抑，使文化光源不得增加，核億兆之質量形數予人類社會以無窮福利者，已不可思議；非僅如蘇格拉底之裁判於議席，哥白尼加里雷阿之見厄於教會，墨翟禽滑釐苦獲，已齒鄧陵，惠施桓團，公孫龍之屬，見逸於中國秦漢以後國家社會之好尚已也。設以達爾文紬於文學之資稟，而生於中國，考據詞章訓詁之科舉時代，必將無所施其能，牛頓愛迪生亦心自毀前路矣。無個人智慧的自我消化，雖有國家社會的形骸，亦無以嚴整其機體而增加其光燄；世界國家民族之歷史，其國度社會之沉陰，黑暗，蹂躪，酷虐，屠戮於暴君污吏，鐵騎武士，僉王官寺，盜賊匪寇之中，使人民死亡貧苦，無以自呈其生機者，亦無可紀極；非僅如歐洲中世與中國五胡十六國及五代之慘遭黑暗已也。故文化者，宇宙人類社會之靈光也。靈光之動，由人類社會心能以分出者，一

曰道。德。二曰智。能。道德爲人類社會「愛」之所由成；因是凡國家民族中所產生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一廉潔正直剛毅勇敢勤勞節儉諸美德，皆將爲充實世界人類正義人道之通性。智能爲人類社會「力」之所由進；因是凡國家民族中所產生之衣食住行樂育工技藝術科學制度文物，皆將爲補助世界人類社會生活經驗之資糧。人類社會國家民族無共守之通德，則將傾向於殘忍詐欺攘奪鬥爭苛虐之慘境；而甘冒不韙之事，隨在呈顯，使人類情志分離。人類社會國家民族無同具之智慧，則將流於鄙儻，無以抵抗自然改變自然，征自服然，統制自然，使人類社會生活調整，文物明備。二者交光互紐，乃成進化。人生在此大宇長宙之中，其所以對國家民族人類社會負責者：一曰成己。二曰成物。成己者，修養培植，樹立自我道德之根因，以正人類情感之動向，剛柔相推，以貯愛力，故曰「成己仁也。」成物者，創造發明，建設大我文明之生存工具，以助人類社會之繁榮，前民利用，以廣智能，故曰「成物智也。」二者爲宇宙現象界實在界結構之「性德」，故蘇格拉底以「知德爲同點」，孔子以「知仁勇」爲「三達德」，今世示心理教育之功能者，曰「知情意」，示人生倫理之範疇者，曰「真善美」，真與知合流者也，而其效用，則爲探究宇宙真理，以切於實際人生，情與善合度也，而其功能則爲培植人類社會之愛因，以祛國家民族性行之煩感，故孔子以「克己復禮爲仁」，而孟子亦謂「乃若其情則可謂善矣」，意與美。

并趨者也。而其法式則爲開化物象以爲人生之樂育；故孔子以禮樂開大同之先聲，而歎「郁郁乎文」；今世以藝術科學爲世界人類社會美善之依據。三型匯合，其所以持續進展者，曰知。曰行。知者，對於宇宙人類社會應具之一切德智工具，在時間空間上而有深切明了之認識者也。窮形變化，有其定律，故真知爲難。行者，本其所知，運其能力，以施諸人事者也。人類生活，多隨習慣以操作，卽有改變，亦必依乎動力，故實行爲易。歷史上所謂「知易行難」者，一則以習見習聞之物爲知，而無分析理解得其原型之理蹟；如製物及建築然，工匠措之則按圖可期，非工匠者難以着手。一則以理論爲知而無經驗事實之困難；如學醫、繪畫、雕刻、音樂然，僅按方書及藝術而不能奏療病及繪畫雕刻之功能。一則以固定方式爲知而無因時因地因事變化之心能，遽然措置，必致債功；如治兵、行政然，僅按戰術計劃，驟遇阻礙柱折，則無能補救。一則以徒有言論文字而不能實行，如世人之日訂方案計劃而不克實行，人民生活與施行事實相遠相反。凡此者，皆非真知，故不能篤行。人類社會實際功能：一曰勞動，二曰思想。勞動屬行，思想屬知。勞動者，用其心力體力以從事於實際生活者也。此分二義：一曰農工商賈操實際生產之業者，習於所見所聞之作物，諳其形式，久之則自然順理，而實際對於其所作之物，多不能了解其意義，孟子所謂「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衆也」，所謂「不知亦能行」也。然而人類發明創

造之事物，往往多出於其間，是由行而得其知者也。思想者對於人類宇宙人生事物意象運用其腦力爲之組織，計劃改變得其條理，以付之社會者也。如發明家，創造家是知而後行者也。在此人類社會思想勞動之中，而負敦促知行，連合思想勞動以成事業者，卽國家社會中所謂政治、教育、實業……及其他一切爲公衆服務之人是。民族中之人人思想勞動在時空中無生生之新機能，此爲個人之不消化。國家社會服務之人而不能鼓舞國民發明創造之意識，此卽國家社會不消化。中國二千年來創造發明之不進步，非人民勞動之不勤，亦非民族中無天才思想家，而實爲統法階級鋼鐵思想，使國家養成痼疾所致。今國度低降，一切後人，陷於國際侵略之危險長途中，欲從根據起，恢復民族精神，以立於共生共存共進之大道者，卽在恢復固有道德智能始。恢復固有道德，一則可以加強國家民族團結復興之愛力，一則可以增加改變國際殘忍鬥爭猜忌傾軋之成分。恢復民族固有智能者，一則可以加強國家民族中競爭存之智力，不祇迎頭趕上，且可超過他人；一則可防禦和糾正國際間科學發達而用於軍備之趨向另啓生機，保持永久和平。此理驟視之，宜若在我者爲易與而對他爲難能。然吾人一思及吾民族以前光榮之歷史，非無聰明睿智及生活之戰鬥力也。今中國民族已佔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如果發展偉大堅強的德智消化力，宇宙人類社會必無堅固障礙之堡壘，不可衝破，此其關鍵，全在吾民族生活。

機能上「意欲」之轉變耳。

吾所謂「在中華民族間培養極堅強之消化力」者，其中心功能當然是「教育」了。所謂「個人消化與國家社會消化」者，當分數項說明：

一、全國操實際生產之農工羣衆所謂百分之八十以上之「文盲」者，當如何補充其知識技能以增加其效力？蓋此輩多數之國民，既有平日生活勞動之經驗，給以歷史及時代上簡單明瞭之教育，其效率較之僅有浮泛智識而未曾勞動之高等游民當必千萬倍。然此輩之人，多謬於積習或死版心理，從未經智慧之啓發，往往參入迷信及保守成分，每至使勞作之事物受天然耗損，不知改變，設灌輸以相當智慧，則其發明創造之力必繼長增高。

二、全國大中小學之青年學生，向無正確求學之目的，畢業之後，多旁皇迷惘悲觀，失望於國家不安定狀態中，自毀前程，以斲喪其聰明才力。當如何使其安定心志，愛惜時光，厚植高明，廣大深遠悠久之學術根柢，以推進發明，創造建設之程序，使其思想智力隨在可以萌生，較之向時毀斲於「盲人瞎馬夜半深池」者，其收獲必將計日可待。

三、凡為國家社會機關團體服務的人士，除嚴整精神，掃除平時敷衍，因循萎靡玩

尚奢侈，浪費以增加效率外，當提倡一種研究學術砥勵廉隅之風氣，恢宏國家民族事業，自強不息。凡古今中外仁人志士宏總上流，轉移人心，振起民族精神者，其根本命脈多在此點。董仲舒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所謂「道」當然就是指時間空間上一切事物中心條理而言。

四、中國社會向來凡天才者多遭困厄，一則無相當可以發展其天才之環境；一則凡具優異之天才者往往方正守禮，不能俯仰屈伸，與俗浮沉，一則中國社會向來有種不德之人，因自己無所知能而具有嫉妒心理，抑人之美，不使其成就。有此數因，歷史上天才之沈淪埋沒者，當必不可計數。今後宜在社會上提倡一種愛護天才之心理，給予扶助，則人才輩出，雖回復春秋戰國時代之燦爛光輝無難也。

五、中國國家向來對於創造發明之事不為之鼓勵，近時中央及內教部等雖訂有獎勵學術條例，但因國民對於全國政治上教育上未端其新興一致之傾向，以是成績無所表現。此後當因三民主義文化教育方針堅定，對於學術上工藝上國防上一切特殊的創造發明，以國家財力，重予獎勵，則文化發揚之期當不在

遠。

有者五者，則整個國家發展之基礎已固；從根救起，較之大病之時，氣息奄奄，事急而派遣幾個留學，期望其持靈藥以回生而卒無成效者，其相去已如天壤。故近時有人提議以國家派遣留學之款，在國內多辦大學研究院，及普及民衆教育者，此亦時代事實病理所反映，果能實行，其收獲當必甚豐。夫國界隸通，而有派遣留學之事者，一則以自有文化枯澀，人生煩苦，而求他人之光輝以資沃潤，如漢唐宋士行，玄奘往印度求佛法之類是；此非關國家競勝爭存也。蓋國家愈至戰爭混亂，呈現殺人流血之慘以後，愈有安慰人心，解救患苦之必要；此佛法慈悲所以必廣佈於漢末，魏晉六朝，隋唐之間也。吾人一展當時汲引佛化，派遣留學之動機完全爲此。一則因國家受異力之摧毀，國度低落，不得不求明了，所以勝敗之故，而思有以抵禦外患，於是學步模仿，期以比形量力，如清季派遣東西洋留學之類是。夫中國漢唐盛時，異國派遣來學之士，動以萬計，此雖關國運之勃興，亦本文化之優異。世界古今歷，史除游歷，考察，採集標本外，斷無有派遣人士於國度低落之民族。國家求學者，此亦世界人類仰高風而望餘輝之通性。在此仰望之中，亦分二義：一曰衣冠文物之崇拜，求上國之顧憐。如古代東西異邦，臣服中國，遣使朝貢是。二因國力之不競，而思仿取強盛國家奇異之戰鬥技藝工具，及一切學術智能，以輔國家生存；如日人向時派遣

西洋留學及中國近時遣使考察與派遣留學是。然不意中國初時派遣之目的本屬第二義，勤求學術以助國家振奮，而其結果所得僅爲衣冠文物之崇拜，於國家本身之地位仍無補救。致倒果爲因，構成病象，得不償失。今後雖不能絕對如議者所云停止派遣，但我以爲今後除私人以其資力自動前往外，若國家果有所需，則必選特殊天才以出資最少而收效最宏者爲度。若國家必以此爲政治形態之點綴品，個人以此爲生活優異之一鍍金律，則國家事業必仍多悲哀。今世界已經棧通，瞬息可至，西方一切學能多見底蘊，果有聰明睿知，卽居國內學府，亦不難盡得。若其人本質無消化力，雖終身歐美學府，亦必無特殊貢獻。蓋「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使人巧也」。且以國家之力，因時所需，延聘西方學者來華教授，亦非不可能。設國人趁西方學術之畢陳，印證會通，思力變化，發恢吾中華足以補救西方文化偏頗，流於殘酷之形態，轉移德智，則吾民族未始不可盡其職能。故國內有識之士，已共同醒覺，溝通中西國際文化，提倡青年讀書運動，民衆識字運動，鏗而不舍，必能厚植中國文化之根柢。若全國服務之人，同時奮發，以增加思想，勞動之效能，使事業日新月異，國家社會亦爲之鼓舞獎勵，天才有有所馳騁，則由文化建設而至文化復興，這就是中華民族發揚光大的爲失吧。

孔德立「實證哲學」分人類社會進化爲三階段：一曰宗教時代，二曰哲學時代，三

曰科學時代。所謂宗教時代者：初民仰見日月星雲風雨電雷山川水火之類的動象，由驚駭而生恐懼，由恐懼而生信仰，以為其各有「神」之存在。哲學時代者：人類對於宇宙一切物象，其接于人生，初以為皆有神權規範，多不能得其微昭，於是發生懷疑而欲為「一理」之探討；笛卡兒所謂「哲學之觀念起於疑」是也。科學時代者：人類對於宇宙事物，必求分析理解得其効驗，世界一切進化皆以此為起因也。這種劃分，雖不能謂其絕對合理，找出天然界限；但人類憑理知向前要求，揭開宇宙謎底，漸脫神權玄想而為事實之推求，則自然之事也。然吾人一考人類文化之歷史：繪畫雕刻以及天文形數等自然科學之發生，有不後於神權思想；今日已至二十世紀科學昌明之時代，宗教之形式尙普遍存於世界國家民族之中，毫無銷滅之情勢者。此其故：由於初民時代，本與自然直接，對於宇宙現象，觀察習見，情智漸舒，未經神意籠罩，無所迷惘。迨至社會國家組織漸密，有治者出，欲申其禍福人之權威，便其管理；又恐一己賞罰，不足以安衆志，乃不得不假神權主義，以使人人自感天威，無所逃避，所謂「神道設教」是也。於是神權之說日形擴大彌漫，儀節隆重，嚴密殘酷，巫覡祝史，成為官階，專管天神地祇，人鬼之祭祀，而教皇權威，亦至尊無上。沿至今日，宗教儀型，雖以科學昌明，漸漸透視，漸漸減少，而因人類煩累患苦欲安慰其心靈之故，默頌祈禱之情志，究不能豁然脫離，以是宗教之形質，在人類中何時可以割然休止，尙

非吾人思想所能及。蔡子民先生民八五四運動後，曾有以「善育代宗教」之主張，長大學院時代，亦標科學藝術勞動為教育上之進程，美育是否可以代替宗教，從今日世界宗教之形體言，似乎其壁壘仍固，但因科學之襲攻代斷，早已入於「不森嚴」時期。今後之藝術是伴科學及人類勞動思想而進展，創造已無其能洗濯宇宙間人生迷信之成份，而使宗教內容日形縮減，成為「透明體」，一望無餘，當可斷言。今日寰宇之中，如菲澳以及其他荒島羣山中之野蠻或半開化民族，尙有無「神之概念」而其生活勞動情志思想之過程，亦有簡單文化可言者，是殆其中之居人，未有大量「佔有欲」與「宰制欲」所籠蓋也。可知世界人類歷史中之所謂「神意」，半由人類心靈對於自然界信仰之所趨，半由國家民族中「權力意志」所締造，今若革除其締造者而變其心靈，自然之所趨，未始不可對宇宙成為透視也。

哲學者介乎宗教科學之間，對於宇宙人生事物之根源，而欲為究竟之明了者也。一方面於神之境地，不得不窮搜枯索而擒獲其本體，一方面對於物之現象，不得不竭智盡能以認識其真因。宇宙人生事物之真理，根因一日不明了，則哲學之追逐必將無時或息。惟科學之分柝愈精，斯哲學之觀念愈薄，科學之征服愈遠，而哲學幾若退處於無權。故哲學後起於宗教，而年壽為較長，間於科學，而年壽為較短。今後之哲學是伴科學而競馳，世

界。有。哲。學。必。爲。「科。學。之。哲。學。」無。疑。其。純。粹。之。所。謂。「玄」所。謂。「形。而。上」必。不。爲。人。士。所。樂。致。力。至。何。時。而。宣。告。停。止。如。此。登。山。然。科。學。已。至。絕。頂。而。哲。學。則。有。時。蹒。跚。不。健。耳。

人類歷史，以整個宇宙始終言，自然爲時尚短促；但即以短促之時間，亦有其顯著之三大成績：

一、神權之削減。現在世界上雖然保存殘缺的宗教形骸，但除極少數民族外，大多數文明國家，政治、教育、法律上，已不復有「祭司」之存在，國家祇有令人民破除迷信之事實；或因民族親睦互愛之故，標「信教自由」之條，絕無令人民信仰神權之理。今日所餘者，不過聽人民欲自由安慰其心靈之一點祈禱的拘束力耳。

二、君權之沒落。從前認君權無限，可以「作福作威玉食」，「妃嬪媵嬙」，自由御取，濫用一切殘酷刑法及夷族之事者，今已不能爲人道所贊許。現在世界上除極少數畸形國家尚有所謂君主亦須減其權力內容外，其他一般民主國家，元首一切權限俸給皆受規定，即欲另娶新愛，尚必對舊有者履行法律手續矣。彼少數所謂君主國家者，設一經與其他國家以國力角逐或自由醞釀時，其完全變革，當無疑問。

三、人類平等化。人類生而平等，此在初民社會本無問題。迨其後經「權力意志」者（神權君權官權之類）所締造，而諸種身分複層，上下尊卑，富貴貧賤以及宿

命之說遂成爲典型平等之理，蘊藏於世界人類社會國家民族中已數千年。雖間有聖哲之抉發，亦無由以使「人權」與「民權」均齊普現。自盧梭「天賦人權」之義既彰，西方國家權力之形質漸爲改變，以導演近世紀世界普遍國家之民主制度。至今時國家民族中雖尚有種種障隔與遺憾不能實現「仁愛和平」之正軌，但真理既爲人類所認取，其能因時變革，使人類趨於「平治」而爲「大同新民」，當可預言。

凡此宇宙人類透視之理極從顯著之形質精神言，可以說是「進化」從內部之生理言，可以說是「消化」。宇宙人類社會國家民族是一「消化機」，一切政治經濟宗教道德倫理教育科學藝術交通工技……皆此消化機中器官機能，所有人民生活形態皆其產品。消化力強者，則其生長之程度迅速而新異。消化力弱者，則其生長之程度遲滯臭腐。無消化力，則已無生理之可言而必至瘦死。中國民族自黃帝堯舜經過三代春秋戰國一直到秦漢，已構成優越之文化，凡附近低劣之民族，所有文物皆已悉受同化，入於無形，構成一體。其他高度之文化傳來者：

一、佛教。佛教之來中國，從漢明「初輸入」起，如穿渠引水，任其自流，與中國舊有學術思想各不相謀，無所謂化。由晉至南北朝中間，因時代頹苦濁亂，乃與「老莊」

思想成了一種「激化」。隋唐時期，如涇渭同流，歸於「混化」。至宋明時代，方與儒家及道家一部份思想學說潛合而另成一種「心性哲學」。在此時期，可云「消化」。

二、西化。明清之際，西方天文歷法形數鐘表儀器隨宗教傳入中國，那時不過朝廷之上，認為新奇學術技能與玩好，與固有思想學說不生影響，亦無顯著「化」之可言；天文歷法之取用，人民完全在不知不覺中。直到雅片戰爭至曾李「洋務運動」時期，西方勢力之在中國，可云「硬化」。時代截至現在止，中國完全在帝國主義者「侵化」之中，將來是否能夠消化，另產新品，這全看民族消化力如何罷了？

以上兩大型外來文化，今後之佛教，祇能在人類鬥爭中，因其教義，激發一點慈悲好生心理，減少慘酷及攘奪成分，但不足語於自力生存，且亦阻滯進化，若欲以祈禱方式而解國難，乃屬癡愚。西化之極，固然可以增加物質文化速度，但一則驅人心於奢靡，一則流國際於殘忍，實足怪犍人生。故今後世界，必融東西文化而成，為最切於人生，適於人性，調和人類社會之新文化，亦必然之事也。

民國九年春天，我曾見到一位住在上海的沈子培先生，那時正當「五四運動」以後，西方一切主義學說儘量輸入，新舊思想衝突，人心無所適從，他說：「中國人的毛病，就是不消化。」我說：「佛法人中國，到宋明時代，一般學者多少從佛學出來，可算是消化的。」

他說：「他們不過受佛法感動，他們自己也是不承認經過佛法的。」我說：「程朱學說是「漸」，陸王是「頓」。」他是說不錯的，不過這位先生一面說「過激黨（即指蘇俄）」是有真理的，一面又主張中國要絕對有君的，這也就難說了。過後我想沈先生所說的宋明諸儒「不承認」的精神，並不是諱言，正是他有自信力能夠消化的道理。照現在說，也可算認明「本位文化」了。因為一時代成立一種新的思想學說，無論如何，沒有不受當時其他與國家社會人民心理影響最大的思想學說所影響；正反皆是要滲入他的成份。不過消化力強者，能夠融化他人之「生元」以助自力之生長罷了。那年秋天，我到南京來見到歐陽竟無先生，承他指示我些學佛法的門徑，我的想學佛法的意思，完全是探究他的哲理方面，並不想尋求宗教的儀式。當時我亦問「程朱陸王之學對於佛學內容關係若何？」他說：「他們皆是不懂佛學。」我又說：「譚瀏陽的仁學也似乎是受過佛學影響的。」他說：「他也是不懂佛學。」竟無先生純粹站在「法相宗」的地位上說，自然是這樣了，我以爲一個國家民族要想在世界上生存，不獨是要對於本身固有歷史所以發展中聖哲的精神遺產，要隨時消化，有了自信力，創造力以構成他的生存力，組織力，尤應對於其他現代國家民族中精神物質的文化力量，量吸收以助生長。不然，只是綱守舊有，隨情性低落腐化，無適應時代的抵抗力，雖有高度文化，結果不能在世界上生存；印度猶

太。之。亡。國。或。竟。由。此。中山先生的學說，最注意消化力；他全部的遺教，是完全參照西方一切精神的物質的適應性與中國固有高度文化力融合而構成現代式的一部大消化機。可惜至今承受此消化機的一般國人，不能使他的機能有堅強的消化作用，完成一個新興強盛的國家，這不能不算民族的自暴自棄！年來朝野上下已知共同注意於生產建設和文化建設；果能排洩蕪穢，新其生理，雖在此危機頻起之國際，亦不難有死中求生之可能。不然對於祖宗歷史的精神遺產不能使其發揚，對於現代世界的生力不能有所取給，如陳立夫先生所說『食古不化，食今不化』，於國計民生無辦法，就是空談文化，也是無補事實，國家民族也就得不到相當的出路！

二、裝門面

中國社會有一共同的大病像：就是一般「士人」階級，好「裝門面」，爭取虛榮，讀書祇求個人功名利祿，不務民生實際。從前有人詩云：「笑他當代簪纓侶，不為功名不讀書。」這種風氣，也就是國家取用人才專重文字所遺傳下來的。科舉既廢，改為學校，一般入學校的人，多數又以取得文憑為目的。出校以後，不獨不能繼續學業，就是已學的亦且拋入烏有。其能繼續研究者實居極少數。政府派遣留學，那些人以回國博取官階為目的。入民國後，在全國大學較少的時期，以得入大學為高貴。至私立大學既多，流品學雜，多有

中學不能考取之學生，而營業性質的大學可以不用試驗。或有不履學校之門到期亦能畢業。大學資格價值低落了，於是挾資跑到外國之人漸多。所謂留學之人，中間自然也不少有心從事學術的研求，但多半以博得虛名學位爲回國炫耀閭里取得地位之資。於是「鍍金」心理成爲時代風尚。有作事多年深覺職位不足稱其心志，或感於煩悶枯寂，必以一換外洋新鮮空氣爲宜，因之政府資助留學及因政治關係而負考察之名以去者日多。因爲你這個人沒有什麼金錢地位，資格聲名，社會自必予以輕視。我曾聽一個藝術家對我講：有一個摩登女子參觀他的畫室，對於他作的畫非常贊美，問道他曾到那國留學，他答復沒有；這位摩登女子隨時就白了眼！這種醜現象，當然不祇是專門好虛榮的女子爲然，社會普遍心理皆是如此。所以一般好稱讀書求學的人，除非有點道德根器與有修養的人，不能打破這樣卑俗的關頭；爲未來的前途計，取得資格，總以一至外洋爲高貴，爲手段，爲達目的階梯。本來世界棟通，人類社會日相密接，各個國家民族中的人士，交互的關然戾止，一考其政教風俗文物學藝，比量觀照，返思內省，「鍼育起廢」以爲各自國家民族生存繁榮增加速度，這是自然應有而且必要的事理。世界文化今後無個別的光輝，亦無普遍的永錮飛形動質，各盡其性，這也是當然而且必然的人類新機。所可惜者，負國家民族的天然使命以敏求者，竟無若何比較可紀的成績，其生理心理的機緘，或竟在彼而不

在此。民衆痛苦，渴望拯救，無所昭蘇。國家「共業」引領企瞻，無所莫定。所以有些人根據歷史，凡國家民族中向時所謂聖賢豪傑仁人志士的產生，多由窮困中出來，他所以爲民族爭光者在此，所以成其偉大者亦在此。因爲一個人如果不是從艱苦卓絕困心衡慮中來，不會曉道人民痛苦，不會有深切的國家民族觀念，就是看到聽到想到也是漠不相關，一遇到個人有利害衝突時，寧可犧牲國家民族而一毫不損自己，禍亂因之而構成，國度因之而低降，因此大聲疾呼：「中國教育破產，已完全成了貴族形態。」貧民無求學機會，不獨進一個中等學校不能，並且爲多年兵匪交乘之故，農村破產，雖進一小學亦不可得；而實際可以一級一級升進或超級入學者，皆是有資產或新式士大夫富貴子弟的專利品；而此類富貴子弟求學之動機，半多不是爲學問，只是取資格，於是大學畢業了，出洋留學了，無論其實際所學如何，而國家社會用人，率以此爲標準。此輩既從優裕生活中產生，又充滿西方都市物質文明生活的慾望，非有真正根本覺悟之人，其任國家社會事務，安求其不貪污橫行，唯利是圖，謀取個人享樂，所謂「革命」一名詞也竟變成「奪取」利益的手段，整個國家積年的病徵，多半在此。現在國家除最高權位之人各本其自身相當歷史不限資格，或親故姻婭因緣時會外，其餘則一是皆以設法謀取資格裝點門面，以求職位官階爲事，僥倖苟且，虛偽變詐鑽營奔競，「伏籬由竇」之風因以養成，「謁取高官」也是百

姓朝廷的晦氣，「從前視爲科舉時代的滑稽語，而現在我們已深深感到普遍農村破產，經濟血痕流入「城市」「都市」直接或間接爲新式士大夫和帝國主義者之「享樂資」與「戰利品」這也是不可諱言或不必諱言的事象。

社會上凡是一種「習性」皆有其歷史的心理因素。這種歷史因素皆是根據於民族文化思想學說。本來人類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以一种方便的形式爲取得的工具，這也是人類生存競爭中必然的過程。「欲求」的方式與過程，假使沒有一種思想學說制度習慣以爲其定型護符，則其方式過程自然可以隨意改變。世界人類生活本沒有宇宙最高神權的指定，可作爲萬古不變的「金科玉律」。其所以構成爲時間空間的風俗習慣、道德倫理、制度文物，不過隨人類社會「意欲」的方便以採取抉摘，於是歷史上先民所結晶的思想學說皆成爲國家民族中供給資糧的輻重軍。一種思想學說既被採取之後，即隨定型生活中生理心理的「動力」與「惰性」演爲民族特徵，有時動力爲欲求的私意所籠罩，彌漫則生理心理染上病菌，而增加民族惰性，國度不能不爲之降落。有時動力潛銷私欲，則生理心理發生光輝，而民族惰性變革，國度亦隨以振奮。故學說思想有關於民族興衰實至密切。我們因此檢討中國好「裝門面」趨于功名利祿的歷史因素，到底導源於何時？我可以毅然決然說是「儒家」學說思想所產生，而法家

也要負一部分的責任。「道家」「墨家」沒有什麼嫌疑的。試加以說明：

儒家開宗的孔子，他是繼承唐虞三代先民生活經驗中所產生制度文物，意識形態構成一種民族文化的思想體系的。中國二千多年來，完全受他學說的支配影響，這是沒有人否認的。夏曾佑也說過：「孔子一身，直爲中國政教之源，中國歷史，孔子一人之歷史而已。」但是孔子思想學說的內容，是有絕大毛病嗎？却又不然。現在把他歸納起來，分作三條路向：

一、他顧及到國家社會的現實，要想用一種教育的方法，把政治打成一片。他的教育宗旨：教育爲政治的，政治是調整人民生活的，一個人受教育的作用，就是「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不斷的努力，指導人民生活，並且說：「學也祿在中矣。」就是說：一個人要有相當的學養，社會自有相當的待遇。他是要把國家社會的人民完全納於「教養衛」的生活範疇之下，向前發展。所以他的弟子多，少「可使從政」，他們去實行試驗，也有相當成績。

二、提倡精神生活。他覺得一個人愈其對於道德學問的修養高尚優美，愈其能夠輕視「物質生活」，所謂「安貧道樂」「樂天知命」是求真理的興趣。超于享物欲的興趣。他以「恥惡衣惡食」和「懷居」的人爲不足道，他發明「知仁勇

「爲三達德，謂「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他主張：「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他贊美「殺身成仁」，他是要「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他是要爲人類社會國家民族中增加「真善美」的質素，並且他也就是這精神生活中實行的。一個人。

三、他從人類社會整個文化上觀察，構成他的「大同理想」，要由勞動協作，禮樂藝術，和平道德去實現人類共有共治共享的社會制度；其進化階段徵言大義寄於禮運和公羊春秋，所謂「大同小康」據亂昇平太平是也。

孔子之後

一、曾子本「一貫」之旨，完成一種精密完整的政治哲學體系，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最高原則，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開展條件。

二、子思本「中庸」之旨，發明一種「唯誠思想，解析人生對於國家民族人類社會和宇宙的任務與目的，歸本於真情的動力。

三、孟子繼承前業，開拓三種方向：「非攻利」的「仁義」思想，實行統一的王道政治。二由「性善」的哲理，要人去培養偉大人格，「浩然之氣」，節制個人私欲。三提倡民權的政治革命，社會革命（胡漢民先生有孟子社會主義所言甚詳）。

四、荀子的思想路徑：一由「性惡」的觀察，主張「化性起偽的教育功能」；二趨向王道禮樂的小康政治；三、戡天的征服自然思想。

自董仲舒主張罷黜百家，把儒家孔子定爲一尊，統制中國文化後，二千年來，完全在這種儒教範疇之下；中間雖有印度佛教的輸入，但實際與儒家的所謂倫理道德人民生活方式沒有什麼撞損。因此這二千年來國家民族社會所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廉潔、正直、剛毅、勇敢……諸美德由之產生，走向孔子學說的第二路，向滲入曾、思、孟、荀的思想形式，以蒔植民族根本生存的基礎，而另一方面，大部份因爲這種教義已成定型之故，一般人士依據形式，達其功名利祿的欲求，踏向孔子說的第一路，向忘其真實意義，久之則「惰性」增加，私意彌漫，而病象叢生。

「道家」的老子，他是抱一種「無爲」思想，非棄物質文明；要人「知足不辱，」「求生不厚，」見素抱樸，少思寡欲」的，他認定「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他主張「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他說明「既以爲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的人生應有態度。莊子更是一個「達觀主義」者，他要做「真人」，「至人」，他是「不謹是非，以與造物處，」「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做倪於萬物」的，他們皆是一毫「功利思想，與熱中的勢利形式。道家思想老莊以後，形式三個支流：

一、國家於戰亂平定，統一以後，借「清靜無爲」之旨，以爲「休養生息」，安輯人心之資，如漢初四十餘年是。

二、由無爲的達觀思想，於國家昏亂之時，富有熱情的上流人士，嘗流爲非棄禮教的放達形態，如魏晉間老莊思想受佛學沾染而形成一種所謂清談之風與縱欲主義是。

三、由一部份的神祕色彩，而流爲「方士」「道士」的求神仙與鍊丹符籙之類。

「墨家」提倡一種「兼愛」的「實利主義」，開宗的墨子，他以「教主」精神，要去「摩頂放踵利天下」，「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在當時國家社會中奔走活動，「雖枯槁不舍」。他反對戰爭，反對享樂；他最痛恨一般王公大人「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聲色狗馬之資，殫財勞力，歸於無用」，他認定：「諸加費而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他要社會「有餘力以相勞，有餘財以相分」，他認承「民約」要「一同天下之志」，這種思想與運動，自孟子激烈的非理攻擊後，受了致命傷；同時他本身自苦爲極的生活，不能責於一般人，尤其是統治階級，根本不敢贊同，以犧牲其佔有衝動；所以後來他全部思想，除了「尚賢、尚同、節用、非攻」無形中併入儒家外，他的根本精神，形成漢以後的「任俠」一流，作爲扶植社會道德信義的制裁力了。

「法家」的思想，雖然起源很早，但是經過管仲、子產、商鞅、李悝、申不害、韓非形成中國一種豐厚的「法治哲學」。重以列國戰爭兼併，漸趨統一之故，必有一種權力統治方法適應時代需要；於是由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法則，墨家「一同天下之義」的「法儀」觀念，儒家「遵先王之法」的禮刑制裁思想，自然會合而成一法治的體系。要「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任公法，廢私術」。這種法治思想的長處，就是打破封建貴族的特殊階級，與平民受同一法律的制裁與獎勵。因為時代的趨向，儒家的荀卿：一面打消以前「法先王」的傳統思想，而主張「法後王」，一面宣佈他的征服自然思想，形成人爲的權力意志觀念；他的弟子韓非，也就公然成一種法治學說的完成者。秦政以鐵血主義，破滅六國之後，完成中國大一統的新紀元，因為想子孫帝王，和鎮壓封建貴族反動計，當然所謂儒家仁義的王道政策，和道家（後來用方士求神仙係個人事與統治無干）墨家皆沒有一顧的價值。荀卿另一子弟的李斯，一面喊出「今天下法令統一，一事不師古」的口號，一面逢迎秦政厭棄儒教的心理，也就公然釀成歷史上空前的「焚書坑儒」的慘禍！但到底人類社會不是暴力的嚴刑峻法所能貼服的，秦政死後，也就整個的演成農民和貴族暴動了。

漢興鑒於秦之無道，劉邦因為叔孫通「起朝儀」的自尊心理所衝動，和陸賈的一

陳說詩書，乃有「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採儒家爲國教的舉動；一面因百戰之餘，農民破產，商業爲畸形的發達，形成了資本的奴隸社會，乃從上層起，實行「清靜無爲」之旨，「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獎勵「孝弟力田」，調整人民生活，「休養生息」；一面從整個國家的統治起見，引用法家的法治思想，締造一種簡單的法律，去安定社會秩序，調整協作。自武帝因董生之言，罷黜百家以後，道家思想，亦退處於無權，從此所謂治天下的範疇，開始形成了「道德」與「法律」的雙軌；而實際則所謂「道德」者，是「儒家」，「法治」的倫理觀念，容納了「道家」，「無爲」的道德思想，所謂「法律」者，也就是「儒家」，「人治」的「禮刑」觀念，採用了「法家」，「物觀」的法治形式。二千年來，中國固有民族，以及所同化的民族，完全生活於這種範疇之下，中間所有佛教的輸入，其極，只能在全部民族意識間增加了「慈悲」和「迷信」的成分，於中國倫理道德的本質，根本沒有衝突。我們一考東漢以及魏晉六朝隋唐之間，只有「佛教」和「道教」地位的衝突，對於儒家的本義，絲毫不敢公然違反。於是中國民族間所謂治亂興亡，改朝換代，皆隨一種歷史範疇中「生力」與「惰性」的消長而構成形態，有時生力失其重心，隄防潰決，由農民與豪族的暴亂，則武功覆壓了文治，當生力完聚，社會安輯之際，由政治經濟的調整，則文治籠罩了武功。而每時期中間的動亂振興，以及與其他民族的結構醇化，皆隨政治上人爲

的動力以爲起伏；一切自衛工具、生活工具、教育形式，亦隨民族道德智能向前開展，這是中國民族生存鬥爭的實際文化史象啊。

當軍事集團佔有大型領域形成一統以後，爲調整民生、安定人心、管理稅收之故，不得不用相當人才去負官吏的責任。自漢以後，由春秋戰國以前「試功」「求賢」的形式，改爲「徵用」制度，由漢高「求賢詔」的開端，變爲「策問賢良文學」及「茂才異等」可使絕域者。在這時期，所謂「設科射策」「經義章奏」之類的科目，以及官吏的薦舉，還是隨事實的需要而爲一種「非定型」的引用，平民貴族皆有候選的資格，實際則大多數所謂道德智能之士，多數皆自農村中平民躍出。魏晉成立了「九品官人」的方式，重尙門閥世族，構成了後來複式階級的官僚政治，使社會平民無自由伸展的餘地，致如劉毅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現象，同時也就產生顏之推所說：「當時士大夫心理，以兒童『習胡語，彈琵琶，以此服事公卿，無不寵愛』，認爲中原民族墮落的象徵。隋唐以後，始由以前不定型的徵召制度而爲『定型』的科舉考試制度，經過五代，宋、元、明、清始告一結束。在這科舉考試的定型之中，無論其內容條件如何，總以文字形式爲拔取人才的標準。中間雖間有所謂「武科」之設，只能培養些着門守戶的武士，而實際所謂開國殊勛，與夫捍城衛國，開疆拓土的光榮，多由其個人本身的乘時活動，或才兼文武通曉兵法的

智能之士，與武科不相關涉。但是在文字條件之中，一意以拘索文義，束縛思想爲目的，無論經義論策也罷，詩賦也罷，入股也罷，總以固守規律爲能事。唐代之時，中式標準，寧可違反經訓而不敢有悖註疏。詩賦規律，更以犧牲靈黻，齟齬頡聖爲合度。入股定制，只許割裂經典，去做「優孟衣冠」或者「蓮花落」，而無敢絲毫議前聖的是非。因此對古代先民生活經驗中所產道德智能的精神遺產，典章文物之所謂「經典」者，已爲不生燐火的枯骸形骸，遠隔距離與之接吻。在文字教育之中，其所附帶產生者，只能有偏于調和性格而爲上層階級優裕生活賞玩的藝術品。所謂科學者，直無法可以出現。一則國家社會要保持人民永固的中庸生活，無有別開智能的需要；一則個人爲大定型所籠罩，只有向時代好奇的故紙堆中，傲精疲神，理理智去鑽研，無由以構成尖銳分析的意識。近時人有以清代學者治學方法爲合於科學者，實際他們不過在文字堆中歸納推理去找餘光，與西方所以發展科學路線的本質，距離不知幾何道里。這也未免以二十世紀的新式衣冠，替先人加冕罷了。在這完全不產科學的形式之中，假使中國就是關起門做皇帝的話，各家有各家的生活樣法，原沒有什麼優劣是非之可言。何況歷史上凡屬鄰近的民族，皆已因文化不能與我抗衡，悉受同化，擴大我國的本質，可是一遇到與西方四五百年中加速產生科學文化政治經濟軍事的「生力」相接觸，就顯然發生極大的破綻；如土人乍

入五都之市，自迷形色，不知從何處說起，真是不可同年而語。這也無怪李鴻章在那時認爲「古今未有之一大變局」了。

中國歷史的生活形態既已構成，八十年間因受帝國主義的侵略，訂出種種不平等條約，國度低落，無法伸展。因此有些人認爲是崇信孔教的結果，極力詆毀，以爲打破孔子學說，中國就可以有辦法。這與日本遠籓隆吉以「孔子爲支那禍本」觀念雖有不同，而其完全昧於事實則一。我們今日就中國歷史領域內加以檢討清算，假使中國不行孔教，應該怎樣？老子的學說，在漢初魏晉六朝隋唐，何嘗不在政治上佔一席之地，但畢竟他對於人民生活的「適應性」，抵不過他自己神祕的鬼神邪魔的「惰性」。結果只好流爲張魯、張道陵、寇謙之、葛洪、魏伯陽、陳搏，以及八卦教、白蓮教、義和團、同善社、悟善社、修仙鍊丹、畫符念咒、沉澱而爲「太上老君」了。墨家一部份「天志」「明鬼」極薄弱的宗教思想，本身已有極大缺點，加以「生不歌死無服，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戩，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任，奈天下何」的實際景況，他「苦行」的「奮鬥性」，畢竟敵不過人類生活的「享有性」。所以他在那時代，雖靠自己偉大的人格去實行宣傳，博得一時的警醒，構成一種「盈天下」的動力，但他死後，不得不隨社會偏頗的惰性而銷沉；其後來不爲上層階的國君和士大夫所採用，也是很自然的。他在民衆間所培養的「任俠」精

神就只好與儒家「見義勇爲」「殺身成仁」的理論化合罷了。我們要拿後來一般所謂武俠技術爲下流椎魯階級所依傍，而形成今日「江湖賣技」方式，那不更是要冤枉他嗎？單純的「法家」固然有一種法治精神的好處，但在中國一方面有促成專制帝王的嫌疑，一方面則流爲刻薄寡恩，畢竟是非人類愛類心理所樂受，一方面後世不免藉法的權威以濟其貪污之跡，所以崔實論政也就說：德教者，與平之梁肉也；法教者，治亂之藥石也。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理民，是以藥石供養也。司馬遷也說：「法令者，治之具，而非致治清濁之源也，這也」可算是搔着癢處了。其他什麼縱橫家、陰陽家、更糟糕了。所以孔子學說在中國二千年來能夠成了中心，實在有他的「適應性」可也。所以說：是比較的切於人生。因爲孔子學說一方面注重物質適度，一方面注重精神修養，一方面注意文化開拓，我們要拿「君臣」之說，或封建思想定他全部學說的罪案，這就未免不切事實。在那權臣專橫，弑父弑君的時代，他能開創一種「有教無類」的教育，提倡「智仁勇」，在政治上存了「平均」和「大同」思想，整理先民生活經驗中的精神遺產，留給後人，這也算絕大功績了，你叫他在那種現實之下，如何可以取消君臣之制度和封建制度呢？現在二十世紀了，日本還有天皇，西方國家還有君主，他們多少皆是有過封建形式的演化，這又應該誰人負責？世界上無論那種學說，思想若是一點沒有流弊，天

下。古。今。無。此。先。後。本。末。始。終。的。直。線。宇。宙。間。亦。無。此。唯。一。絕。對。的。曲。線。美。一。個。人。能。翻。「三
千。觔。斗。」自。領。一。軍。但。畢。竟。跳。出。時。間。空。間。巨。靈。的。掌。握。學。說。思。想。是。「現。量」的。也
是。「比。量」的。其。所。以。構。成。「聖。教。量」者。無。非。由。於。後。人。從。生。活。經。驗。中。信。賴。的。推。崇。罷
了。一。種。學。說。思。想。的。產。生。其。能。悠。久。成。物。全。在。後。人。於。變。動。不。居。中。去。開。拓。生。力。若。是。祇。隨
性。低。落。化。為。朽。腐。變。成。烏。烟。障。氣。這。是。後。人。的。罪。過。自。己。做。後。人。只。拿。他。做。工。具。掛。招。牌
裝。門。面。就。是。做。他。的。信。徒。的。人。也。不。能。把。他。的。真。正。精。神。向。民。族。開。展。你。有。什。麼。說。頭。呢？

西方在希臘初期所謂「詭辯學派」本也是拿學術做工具去博取利祿的；但經過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始從事於真知道德倫理和政教的闡發到了羅馬統一時代法律思想特別開展；這與中國春秋戰國以及秦漢統一時期可以說大體相同。至羅馬分裂以至滅亡日耳曼游牧民族侵入所有文化被鐵蹄蹂躪經濟破產中間教會專制民族殘殺構成長期「黑暗時代」人民所受的痛苦遠過中國東漢魏晉五胡隋唐五代以至宋元時期直到十五六世紀「文藝復興」以後由意大利而英法德而震盪全歐一切文學藝術科學哲學政治倫理……在「新人發展」「世界發現」的情志欲求下互相競勝發其光輝而宗教改革政治革命隨之以生中國自明清以來在政治統一風教統一生產統一之定型下凝固保守重以清代以外族人關箝制籠罩仍以前此之學術思想為

其工具格外束縛，因之與西方背道而馳。風牛馬不相及了。有人以清代學術類於文藝復興者，實際不過是一部份整理經典的復古思想稍有類似，而於別開生面，發達科學工藝以及哲學的日新月異，波瀾壯闊，就大不相同了。西方自文藝復興後直至現世所表現者：一方則承受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學說思想，由培根、笛卡兒、斯賓諾莎、萊勃尼茲、叔本華、尼采、康德、黑格爾、菲希德、倭伊鏗、柏格森等而樹立倫理道德哲學的壁壘，發揮旁通精密理智。一方則繼承羅馬以前的政法思想，由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福祿特爾、密耳、邊沁、盧騷，而樹政治改革的風聲，確立法治民治的精神與國民的功利思想。一方由中古以前的商業經驗，從航海術的發明，經斯利脫、亞丹斯密、李加圖的「自由貿易」，「保護貿易」的提倡，而使工商開展，廣佈殖民的經濟文化。一方由哥倫布、哥白尼、牛頓、基爾和夫、瓦德、富爾頓、司蒂芬孫、巴斯德、愛迪生、馬可尼……而使輿地、天文、物理、化學、交通、技術、醫學、電機……諸科學日形光耀。一方由但丁、列安拉德、米啓南、奇魯、攝倫、雪萊、易卜生、莎士比亞、哥德……而使文學藝術日趨繁榮。自達爾文、斯賓塞「天演進化」，「優勝劣敗」之義既彰，歐洲各國家民族將所有科學加速從事於軍事的擴張，以助政治經濟的侵略。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始為帝國主義者經濟戰爭的場所，咸思擇肥而噬，舉以前「字軍時代」所不得志於阿拉伯以通東亞者，今日乃各從所欲，中國以舊有形態的國力民力乃無法

抵禦。然西方各國同時以國力之緊張，構成一九一四年之大戰，殘毀凋傷，元氣大斃，而聖西門、蒲魯東、巴枯寧、馬克司、克魯泡特金之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民族自覺、德謨克、拉西的思想，瀰漫其中，形成阡陌之狀。於是歐洲人心，懷疑苦悶，乃有「科學破產」及歸咎進化論的言論意識；而以東方精神文化救濟之言，亦遂間出彼方學者之口。今雖科學經濟復員，加速進展，處心積慮，咸各爲未來之大戰殘殺，果循此推演，其摧毀文明文化，將必不可紀極。夫以民族共同心力所完聚者，若必出於孤注一擲，各事殘忍，這種人類生活的形式，是否合理，尙屬疑問。中國在這種共同傾向，尤其是強鄰壓迫之中，而欲奏復興民族建設文化之功，亦有自然鮮明的三條路向：

一、就是對於世界現代所有文化，如何深切明瞭，儘量採取而爲自發的努力建設與創造，以期比形量力，並駕齊驅，取得平均的國際地位。

二、就是如何修明內治，信賞必罰，恐懼修省，使全國人心凜於亡國之危懼，艱苦自勵，臥薪嘗膽，以表現民族美善的特徵。

三、就是如何提高道德文化的偉力，使列國殘酷鬥爭的意識與利器，折轉意向，悉力從事於正義人道，人類共生的信仰之樹立。

凡此皆是國人應負的責任。至於如何而實現此責任的成績，日有進展，以達於長途。

我是毫不遲疑的說，就是要全國人心改變歷史情性所遺留的，祇以民族的精神力爲裝門面，取利祿以爲個人享樂的共同病徵，從事於堅苦奮鬥，使精神心力聰明睿智悉出於民族「生力」的開拓。我不信中華民族沒有這種「自力更生」的資格，我們一詳考我們民族生存史，其所以發榮滋長者，實有可紀之光輝，只爲統治者大量的「意欲」所掩蓋，馴至今日，遂使國民耳目之官不思對整個民族生存競爭的心理，莫由自發。今日若仍是儘量的傳染病菌，增加惰性，使國民虛僑自欺，裝點門面，預存「學優登仕」，學不優也登仕的心理，對於總理所揭發革命宣誓最基本中心動力所謂「正心誠意」的條件不能信守，祇是預備剝享取樂，以充個人私有的慾望，酒地花天，金迷紙醉，如是雖日言民族復興，恢復固有道德智能，也是等於望梅畫餅，無救危亡！並且也起不了民衆的信念。現在國家最切要的基本條件，就是用一種釜底抽薪，或者曲突徙薪的辦法，將政治生活享受的俸給低降，限制謹嚴，全國無論若何公職，畫定等級，依事比例，距離不得過遠，使物質無可歆羨，精神示爲大公，人人只有爲國家民族服務的觀念，而無作官侵貪的欲求，銷貪污奔競之風，杜攘爭禍亂之源，國家人民各以其財力智力精神生命從事於公共的國力社會力的發展，則一切生產文化國防建設，「盈科後進」，「可大可久」，不必迎頭而自可趕上人家，不然就是聚精會神，憂懼危亡，隨人俯仰，或效顰學步，不獨不能紓解國難，就是

有點零星建設，也是等於溝澮之水，其涸也可立而待。昔胡廣約友人死難而頻顧一猪，其友曰：「一猪不忍捨，尙云死節乎？」今之士大夫其依戀於利祿欲求者，視一猪當必千百千萬倍，如永無醒悟，只有日待危亡罷了。非希德於德國被拿破崙蹂躪之後，國命垂危，發其告國民書曰：「普魯士所以被法國武力粉碎，德國諸侯之所以屈服於拿破崙者，皆緣德國國民被利己心，我欲貪慾，籠罩所致，國民相互猜疑，國內分裂所致。今後德國的國民欲完成其偉大使命，必先克服利己之名，與貪慾之念。」中國人不當視為暮鼓晨鐘嗎？我們現在看看世界上所以興強的國家，其最根本的條件到底是什麼？恐怕就是「不私己」。蘇俄之興，其執政俸給之優，無以愈於農工，這尤可以說共產國家如此。希特勒子然一身，以其精神生命供獻國家，不知有個人。墨索里尼自爲首相之後，近年亦置其妻子於農間，盡瘁國事，不暇過問。麥克唐納前爲地底鐵道部長，數年儲蓄不能購一汽車。今中國一般人對於政治上之心理行爲，完全相反；一官到手，縱所欲爲，歷史習性，既已構成特徵，如此遞相推演，毫無變革，如何了局？我們要朝野上下銷除個人的權利思想，不要有人因爲一時權位之故，因襲舊污，糜續作俑，以抑整個國家民族未來之生機。明季亡國之前，一般貴胄，情願標「此房出賣」，不肯爲國家助一兵餉，但是所鑄成的「沒奈何」，後來也只好供流寇輩去了。世界亡國史，其國民之慘象若何，尙能保持何人之特殊利益，當真皆

能挾貲到外國作寓公嗎？我們曉道「富有之謂大業」是以整個國家民族爲前題，去充實光輝，並不是要國人拿到一種門面工具，只在個人利祿上欲求「日新之謂盛德」，是要隨時間空間而使民族樂利，不是只在眉毛尖上用功博取個人私有名位的虛榮。這是應當澈底了解的。國難之有無方法挽救，命脈也全在此處。

三、不負創造者在

文化在民族中發展構成的因素，一是「共性」，一是「自性」。共性是社會的，自性是個人的；社會由個人所集合，故人類一切生活形態上的發明，創造，建設皆爲個性發展。個人是由社會所扶助的，故人類一切生活形態上的發明，創造，建設皆爲社會所構成。互爲裁化，不能獨存。但無論社會個人，其所發展構成，皆以宇宙自然環境所供給的材料爲取用之資，而藉以抵抗自然，改變自然，征服自然，統制自然。民族中聰明睿智愈大者，其發明創造的成績愈多，而建設之力亦愈大，其足以利用厚生的德慧術智亦愈深遠精密而悠久。

民族生活上發明創造的文化成績，約可分爲數項：

- 一、關於衣食住行者。
- 二、關於自衛者。

三、關於組織及制度者。

四、關於語言文字者。

五、關於樂育者。

六、關於醫藥者。

七、關於幣制者。

就第一項說：我們想，自從上古人類的祖先披戴樹葉獸皮，茹毛飲血，架木爲巢，剝木爲舟，椎輪爲車，而衣服烹飪，宮室，帆船，輦輿，耕稼陶漁，一直到現在世界上一切的服食器用，層樓華宇，以及流線型的汽船，摩托飛機，農工商業。就第二項說：自從人類祖先使用木棒石塊，而弓矢刀矛，鏢盾甲冑，車攻騎戰，一直到現在世界上的魚雷，潛艇，機關槍，毒氣砲，轟炸機，坦克車，以至死光。就第三項說：自從母系中心，而父系家庭，而氏族宗法組織，而部落酋長，而封建專制制度；分工集約，設官定位，制訂禮儀，法律度量衡，一直到了現世的民主制度，黨團組織，國際組織與夫一切規章法制。就第四項說：自從人類祖先因其羣居勞動，依聲學語，結繩記事，而圖騰，而方言通語，畫卦造字，而六書篆隸，楔形拚言，一直到現在東西各民族間繁複的語文以及世界語。就第五項說：自從人類祖先勞動之餘，在山洞中畫壁刻木，傳授經驗，隨處聆受自然音響，發爲簡單歌曲，而律呂八音，繪畫雕刻，詩書禮樂，

「一直到現在世界上的文學、藝術、倫理、道德、教育、科學、哲學、宗教」第六項：由人類祖先嘗草札藥，而定方診脈、鍼灸，一直到現在的東西醫術。第七項：自從人類祖先在海濱拾到貝殼，作為換物標準，而金、刀、盾、而皮幣，而圓法，一直到現在世界上的鈔票、匯票、金、銀、銅元。其中變化曲折，誠明形著，皆是先民由勞、勤、思、想、一、天、一、天、發、明、創、造、積、累、而、來、的。在我們伏羲、神農、黃帝、唐虞三代，文化粲然明備的時期，西方民族還多少在野蠻或半開化的狀態中。就是拿西臘羅馬來比較我們春秋戰國，無論從物質方面、精神方面，我們皆無遜色。漢唐宋明，我們國家常鼎盛時代，他們皆不可企仰。設法朝貢。馬哥孛羅東來，做的中國遊記帶回去，還把中國物質文明說得天花亂墜，景動一般歐洲人東來的思想，並不是如近時人說東方祇有精神文明了。這是歷史的事實，不能掩過的。直到近世紀，他們一切哲學、文學、政治、經濟、軍事、教育、藝術……尤其是一「自然科學」發揚光大，鋒利無前；而中國仍是保守舊習，尋章摘句，因循委靡，日形退化，所以一遇到與西方國力角逐時，自然會淪到次殖民地了。考其所以致此之原因，亦有歷史上自然的傾向：

一、地理及民性的關係。中國自秦漢以後，形成天然大一統之局，政教風俗，語言

文字相同，物產豐富，人民向內地足以自給，凡有戰爭，皆係對內部為多，故人民富於「保守性」和「混合性」，西方國小山多，濱臨洋海，種族不同，宗教不同，語

言文字不同，風俗不同，界限嚴整，凜於自衛，不得不實際運用心思腦力，以爭生存；又以商務交通，習見洋海波濤之激盪，故人民富於「進取性」。

二、思想及意識的關係。中國在古代即以「奇技淫巧」爲戒，守一「藝成而下」的信條，又以「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的思想，故有志之士，對於技術常不屑爲，而西方各國以地小之故，物產不豐，對農工商業的生產工具與技術，常因其智能爲之改變，以求增加効力；又以國力常事鬥爭之故，軍械戰術，日求精進，戰爭上發明創造之事愈多。

三、統治者心理觀念的關係。中國歷史每於國家統一之後，統治者欲以「意欲」克制人心，用一種方法銷納，以轄控其思想，使之不得發揚；而西方國家欲以其國民智力競存之故，對於一切學術及創造發明之事，常爲之獎勵，以任其個性自由開發。

有這幾大原因，所以歐洲人民自文藝復興，解開宗教束縛以後，思想奔放，學術發明，如百花競美；一切生產工具，交通工具，戰爭工具……政治教育……智能、道德、醇和孕育，交光互映，以形成現世西方燦爛光輝的文化文明。而中國自漢以後，在一種功名利祿文字束縛的觀念體系之下，上流階級的一般士大夫，除發揮文學，掄揚統治，疏解經典，克制

人心外，即己不負發明創造的天職。間有一二如張衡「地動儀」，諸葛孔明「木牛流馬」，華陀「醫學解剖」之屬，卒以無人繼續之故，絕而不傳。其所以猶得號稱「聲明文物」者，不過古代所遺留的建築、音樂、禮儀、文字、服裝、器用、及天然物產工藝如絲、瓷、茶、漆之類，與夫東漢佛教輸入後的雕刻，唐代以後的繪畫、戲劇罷了。自然科學，卒不揚。

自宋儒將大學「格物」兩字，解釋成爲「人事」（所謂格至也，物猶事也），於是民族的「物觀」思想，更起一重蔽障。所謂一般讀書的人人，對於事物真理，只好「模糊影響」，在不求分析，不求甚解的狀態下，暗中摸索。所以就像王陽明那種天資，想去格竹子，終于沒有辦法，結果只好向「心即理也」，「致良知」的哲理方面探討，成爲「唯心主義」罷了。明清之交，西方所輸入天算歷法，除時君及最上等的學者視爲禁衛外，如楊光先之流，還極力反對，謂「竈可使中國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而著爲不得已，並且謂：「竈使今日罣予爲妬口，毋使異日神予爲前知」，其他普遍的人士，方溺於考據詞章，入股試帖詩，對於那些天算歷法更一無所知了。洪楊以後，士大夫「格致運動」成效不彰，所謂聲光化電者，在那時只好空口說白話罷了。胡林翼忽然見了一隻外國小洋船，駛行迅速，「中途嘔血，幾至墮馬」，他畢竟是個能用心思腦力的人，不過自願精力已盡，無可作爲，遇人言及洋務，輒搖其首曰：「此非吾輩所知也」了。郭嵩燾上曾國藩書，馬

建忠上李鴻章書，想做一番實際創建工作，格於清廷，不能實現。康梁的「百日維新」，從事政制改革，對於一切富強之謀，皆有相當策劃，一時人心亦為之震動。維新運動失敗後，乃入於頑舊保守，雖有什麼「中體西用」，派人出洋考察，實際皆是虛與委蛇，互相鬼混罷了。民元以後，軍閥甲仆乙興，一般人士，方糜心於政黨選舉，制憲護法，廢督裁兵，聯省自治，種種運動；縱橫捍闖，雖學校學生，亦多廢學業而參加活躍。民八歐戰告終，巴黎和會，中國因外交之失敗而激成「五四」之軒然大波，其時西方一切主義，學說大量輸入，衝破舊有倫理道德的籬籬，新舊意識鬪爭，思想解放，全國人心，亦多感於現狀之壓覆而思為封建殘壘之摧破，國民革命之行動，遂由中山先生以黨團組織於南方完成中心，開始北伐，以有統一。在此時期以前，與夫清季維新運動以後，中國無所謂建設也。革命初期，亦本破壞；近數年來，國家以屢經變亂之故，兵匪交乘，貪污橫行，農村破產，工商凋弊，已憮然而從事於生產之建設，復興農村，救濟工商，以為治本國策；注重技術，集合資力，以謀整一的國家社會經濟結構的發展；而與此生活形態必然交映的文化波紋，不得不隨時代環境國家民族的需要而茁動萌生，以求建設；此種「開物成務」「利用厚生」「通其變使民不倦」的要求，在前代歷史開國之初，本有自然必然的傾向，況今當世界國家民族以「智力」「生力」競存之會，非有高度的文化水準，不足以適應而求其存；此則文化建設，必有賴乎中。

心動力，率勵國民意識，以爲伸展，而擴大其新興生命者也。

然所謂「文化建設」云者，是就世界時間空間上精神物質中人類社會已有的生活形態，在「智」的領域內，和「力」的條件下，取給一切，依「人民生活，社會生存，國民生計，羣衆生命」的適應性，由動力而完成範疇的，就物質方面說，比如零碎約各別的自由，無意義，無組織，無計劃的築幾條馬路，公路，鐵路，造幾座洋房，辦幾個工廠，開幾團國貨商店，開幾處大港，買幾架飛機，復興幾處農村，無論國力民力這也只能謂之建築，開闢，經營，或購買，而不能謂之建設。但在國家有意義，有組織，有計劃，有動力的條件下，分工合作，完成整一的國家民族生活形態，無論時間空間上發展速度與先後緩急如何，皆是依乎一定意欲的範疇，這就是物質建設了。就「心理」方面說，比如現在中國社會充滿了貪污攘奪，虛僞，變詐，傾軋，鑽營，奔競，奢侈，沓泄，萎靡，因循，頹喪，驕矜，卑鄙，嫉妬，側媚，僥倖，殘忍，刻薄，無信義，無廉恥……種種敗德，若祇是那幾個人人不貪污，不苟且，不受薰染，這是個人的自發的人格道德的修養。從司法上懲辦幾個貪污土劣，從政治上撤除幾個不稱職的官吏，從軍法上處決幾個失地長官，措油買辦，這皆是零碎的，無組織的，非必然的，或者不可能的，聽其自然的，不足以言「心理建設」。假使從今天起，中央提倡一種優美壯麗的道德，嚴整精一的法律，實行懲治貪污，實行新生活，實行勞動服務，剷除一切貪污攘奪，虛僞變詐。

傾軋鑽營奔競奢侈沓泄萎靡因循頹喪驕矜卑鄙嫉妬側媚僥倖殘忍刻薄無信義無廉恥種種敗德而使全國人心在「有生力無情性」整然的道德法律條件下知行並進隨時感發出於「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禮義廉恥「廉潔正直剛毅勇敢」諸美德以表現民族精神這就是「心理建設」了。從「社會」方面說幾個人自動的辦理一種慈善事業幾個人發起組織一種研究學術團體幾個人創辦一醫院幾個有資本的組合一個公司這雖是與社會息息相關但不得謂之「社會建設」但是在國家政綱政策中有意義有組織有計劃的條件下辦理一些救濟事業如孤兒院殘廢院收容所施藥賑災之類使饑寒孤獨廢疾皆有所養都市農村看不見一個乞丐各地辦理各種合作社使國民經濟調整辦理民衆教育使失學平民增加智識多建平民住所使人民不至流亡其他文化團體及公司醫院之類無論民營國營這皆是「社會建設」了。無論物質建設心理建設社會建設在國家政治經濟結構中總以「有生力無情性」爲原則假使政治經濟結構中有了情性如廢弛中飽之類國民生命也自然受了凋傷或枯槁了「生力」持續無懈國民生命也自然發揚光大了。一個縣區有了廉潔正直剛毅勇敢而富於學術智能的人士在國家統一的政治經濟道德法律的條件下向上發展則一縣的物質建設心理建設社會建設有辦法一個省份得了廉潔正直剛毅勇敢而富於學術智能的長官則一省的物質建設心理建設

社會建設有辦法，一個國家而得到廉潔正，直剛毅勇敢富於學術智能的領導人物則全國物質建設心理建設社會建設有辦法。古代聖哲如堯、舜、禹、湯、文武、伊尹、周公、孔子、孟軻、老子、墨子、商鞅、韓非之類，所以成其偉大，就是因爲他在中華民族文化中留了物質建設、心理建設、社會建設的精神遺產。因此，所以漢初也就在蕭規曹隨，清靜無爲，休養生息的景況成就四十年的治平了。東漢光武也就在獎勵學術崇尚節義的條件下移風移俗了。諸葛孔明也就在「開誠心，佈公道，集衆思，廣忠益，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恨」的條件下，成就「蜀漢」之治了。李世民、杜如晦、房玄齡、魏徵……之倫，也就在君明臣賢，「從諫如流」，同心合作的條件下，成就「貞觀」之治了。趙普、寇準、李沆、呂端、歐陽修、范仲淹、司馬光、蘇軾、文彥博一些人，也就構成宋代的「小康」了。張居正也就在「一切付之大公，虛心鑑物，正己肅下，法所宜加，貴近不宥。才有所用，孤遠不遺，務在絕公室，杜私門，省議論，覈名實」的條件下，整飭明代一時之政風了。曾文正說：「風俗之厚薄，係乎一二人之心之所繫而已。此一二人者好利，則天下莫不從其利；此一二人者好義，則天下莫不從其義；水流濕，火就燥，無感不懼，所從來遠矣。」歷史上所謂治亂興亡之跡，雖是根據於政治經濟的條件，而實際則必以一、二領導人物以爲中心推動機。此一二人者，果有偉大的人格智

能宏總上流，每足以撥亂反正，振起一世之人心，砥勵廉隅，造成新興的國家社會氣象。但是往往因此三人已去，或其本身在一時代所構成的事業，已發展至相當程度，暮氣漸深，腐化了，他的本質自然會起了變革。至於承襲前人統治的君主，昏庸殘暴，奢侈，或由側媚，便佞，僉王，貪黷，酣嬉，淫靡，國家也自然會衰亡了。現在中國，既以三民主義完成中心統一，自應打銷以前歷史上舊有治亂興亡的觀念，而以唯一至誠的整個動力，使國家民族在「有生力，無惰性」的形態下，以適應世界有進無退新興國家時代長途。一有了惰性，則革命之義潛銷，生力摧毀，國家社會的形態，自然會弄到盤旋不進或者變亂頻仍中，使民族精神摧毀。因為人類私心常熾，苟無嚴格的公守的道德法律，必不能止其愈分，「有所住而生其心」，乃為不善，非必人性盡惡也。良知起於裁判，慎獨本乎公明，世風頹靡，非有艱貞砥德之士，必不能為一時的矯正，但是因為惰性常生之不可恃，故國家必宜講求明法，深培德意，本乎靖共節用之旨，正乎「儉以養廉」之訓，使國民在同一勞動服務下，生存發展，陶鑄人心，共成愛力，這是今日民族復興中文化建設上應有公同覺悟的根本命脈。

物質與心理是交流的，而其表現則為精神。無物質則精神無所寄託，而時空皆成玄虛。非心理則物質無由明著，而精神皆成恍惚。「社會共業」是由人的心理與物的質素所構成的，故其精神皆向時空發展。宇宙進化，是由物的質素與人的心能所改換的，故其

精神皆由社會變現。宇宙物質凡經過人力而表現精神狀態者，皆有其心理情素。人類心理，凡經過意志而有其物質景象者，皆有其精神根。因民族中所謂文明文化，是物質與精神並著和發舒的世界，斷無祇有物質文明文化的民族，亦無祇有精神文明文化的民族。近時人有謂東方偏於精神文明文化，西方偏於物質文明文化者，這不過是因爲中國先民所遺留的書籍中，多關於修養心性和注意重人事，而西方科學工藝的成績奔現於前罷了。若必以此而判別民族之內含，這就不諳事實了。蓋所謂精神文明文化者，其內容條件非有物質何以存在。吾人一察吾中國民族歷史所產生物質的文明文化，何嘗不可指數，雖西方之人，亦未嘗非薄，不過因國力低落之故，爲近世西方科學所產生的文明文化所掩罷了。西方各國歷史所產生精神的文明文化，何嘗不可探索，吾人今日不能否認，不過因近世物質發達光焰，遂覺祇有物質觀念罷了。離物質不可以言精神，離精神不可以言物質。吾人鑑觀前代歷史，凡富有觀察智能的人，每至一個國家一個地方，見其國民生活的形態，而卽知其國度之所以興亡。單子觀陳季札聘魯，孔子美季路之治蒲，辛有見披髮於伊川，范武子言楚之興，謂其民生在勤，伍員計吳之亡，乃因越人之生聚教訓，朝鮮亡國之前夕，其朝野之人皆充滿萎靡驕奢荒淫之氣象，吾國人今日一至歐美，而察其興強之國家，卽知民族之所以發展。凡

此之事，不可勝舉，皆有其物質條件，皆有其精神條件，亦即皆有其民族心理條件。又如吾人親聖哲之廟貌，而頓起崇敬之感，望先烈之銅像，而生革命之思，讀前代興亡歷史，而深觀其成敗之因，誦偉人悲壯之詩歌，而激發其涕零之情緒，履義士遺跡，而湧現慷慨悲歌之志趣，掃民族祖先陵墓，而增其繼志述事之天職，法之榜德雄，英之威司忒荅寺，且收賢豪骸骨，以供國人之憑吊，凡此民族生活文化之程序，其精神物質與心能之增長，高沉潛幽隱，已將不可究詰。故人類社會文化整個時空進化的「三大程序」：一發明的，二創造的，三建設的，建設與創造不同，創造與發明不同，建設是「依範疇」的，創造是「因範疇」的，發明是「超範疇」的，建設是空間加時間的，創造是時間加空間的，發明是突過時空的。人類社會不斷的發明，不斷的創造，不斷的建設，與時空交涉，必至擒握宇宙最後而已。有發明而無創造，則文化無由持續，有創造而無建設，則文化無由積累，有建設而無創造，則文化無由發展，有創造而無發明，則文化將成停滯，故宇宙人類社會的進化，其文化的發展，是底續的，是直線的，是三位一體的。比如瓦特發明「蒸汽機」，斯蒂芬孫發明火車，富爾敦發明汽船，牛頓發明萬有引力的三大定律，愛迪生之發明電燈，馬可尼之發明無線電，這皆是在世交文化的本位上，前無古人的，但是要祇有他們各個人的發明，而無人理會，他的發明祇好淹沒了。因為有了一種發明，而社會的人接着摹仿製造，逐漸更易，力求精

美，使空閒時間上已有的文明發生質量的變動，這就是創造了。因為一種發明東西，沒有說一下就到完善的，故人的文化必賴有「創造力」；創造力愈強，則發明之事業愈多，創造力愈弱，則發明之事愈少，無創造力，文化只好停滯盤旋或退化了。故對於現代一切發明事物，繼續努力，力求精美，以期「特有一發明，這是一創造的責任。」至於應用已創造發明的物，因國家社會的生存需要，依時設備建築，以爲物質精神的基礎，這就是建設責任了。故發明是「開物」的，創造是「成務」的，建設是「立成器以爲天下利」的，也可以說是「利用厚生」的。這是民族欲建設新國家，開拓新文化，共同應有認識啊！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老子語）這是時空理想觀念中工具發明的初呈。「有之以爲利」是人類社會承受摹仿熟練觀察經驗推理以爲創造的原型根因。「無之以爲用」是原子、電子、量子、生元在「真空妙有」中，隨時取給。世界國家民族文化中發明，創造、建設的程途，有遲速、緩急、紆徐之不同，有本末、先後、始終、左右、上下、輕重、廣狹、遠近之互易，有沉潛、絕續、發揚、光大、停頓、沒落之象徵，因革損益、變形易質，皆隨時間空閒事象接觸以爲表徵。中國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所有偉大的發明，是平民和貴族階級，自由表現的，春秋戰國以前，其所發明創造建設，皆是上層治者階級全體負責的。漢唐以後，所有民族生活中的一切文化工具，皆由民衆開闢其勢

動經驗、觀察、推理自由改變，無可指名的；其上流人士，大多數皆爲一種利祿的意欲所籠罩，對於物質文化，是無所發明無所創造的，是不負責任的。歷史上除了幾代開國，中興或比較稍微賢明的所謂君臣尙知注意「建設」外，其餘差不多皆在荒淫、暴虐、權奸、外戚、藩鎮、官寺、農民暴亂中完了。沿至今日國度墮落的現象；照常理看，人家有四五百年繼續努力，一天一天緊張發展以有現時的文化；談文化建設，要想馬上趕上人家，沒有相當基礎，無論如何迎頭，似乎是事實不可能。人家走一步，我們也走一步，固已無法趕上。果若人言：「我們走一步，人家走十步，那還能在世界上生存嗎？但我們想，時間是無限制的，空間是無限制的，動力是無限制的，智慧是無限制的，意志是無限制的，情感是無限制的，心理是無限制的，物力是無限制的，精誠是無限制的，組織力是無限制的，計劃是無限制的；我們要在現代世界中重新鼓起我們全國家民族一種偉大的創造力，把我們所需要的，加以深遠的探討，推斷努力創造，繼續建設，我不信我們中華民族聰明才力，心思意志絕對沒有這種質素。現在就要把我們國家民族中所有智慳於功名利祿而盪去大半的聰明才力，心思意志回轉了，恢復了，由頹喪而變爲壯烈，由沉悶而變爲歡呼，由悲劇而變爲喜劇，則一切皆有辦法發明事業，化育人類，是隨時增其效能的。不然祇願「檢討過去，」是緩不濟急的，「創造將來，」是「俟河之清，」可望而不可即的。

我們要曉道，我們國家民族內「未始有」的東西，或因外人的輸入，或因出國去學習，而能以自己的智力構成代替適應，這就是創造精神。在我們國家民族歷史所「固有」的東西，或因本身的湮沒，或因外物的驅遣，而能重新發展，抵消外力，這也是創造精神。採取人家的新興技術，以補助我們生產力所不足，而增加效能，這是民族不錮蔽的應有態度。獨坐沉思，仰觀俯察，內蘊諸心，外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彙萬物之情，這是民族復興生生機能的基本因素。現在中國已遭受全盤外力壓服，假使永無大的生力反應，則中國只好完全變成人家殖民地，或將來世界的戰鬥場，爭奪地國民「四肢無力，一聲不則」也。只好變成俘虜。故現在中國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所謂文化，不是是否全盤西化，或充分西化問題，不是是否折中調和問題，也不呈復古不復古問題，就是有無「生力」問題，也就是能否發展創造力問題。果有生的創造力，全盤西化或充分西化也無妨，折中調和也無妨，把古代的可以適應，可以發揚的東西來供獻自己，供獻世界也無妨，日本原來沒有什麼文化，他後來「中國化」西洋化」不礙其興強。至於他們至今還是木屐席地，不着褲，種種迷信陋俗亦無妨。他們是處處時時從國家民族本身上着想打算，與他國家民族有利益的無不可以採取，但必怎樣才增加效用無損於國家人民的財力，怎樣才不至「太阿倒持授人以柄」，這是他們能夠有「自信力」和「創造力」之故。要是

日本人也像中國人的萎靡，沓泄，姑息，敷衍，苟且，因循，不爭氣，亡其所以，以那樣小的土地，生產情況，豈不早已成了西方人的殖民地，同於南洋羣島之類嗎？我們雖然不要學人家處處「小氣」，但也不能常常做「大破落戶」的敗家子，天天抽買祖宗遺留的血產，去喫大菜，看西洋景，放飛金，把產業弄光了，叫他人入室，至於日本人因為他自己「暴發」之故，流於橫行霸道，不知人類和平正義，終必陷於傾危，這也是他們少數當權者沒有醒覺，必應矯正的一點。

我們曉道現代一些國家的興強，其中心是「科學」，以為生的創造力之基本，中國二千年來為一種意欲所籠罩，無由產生。我們現在就要把這種科學精神提振起來，我們曉道民族中不是絕對沒有這種質素。古代天文、歷數、度量、衡、醫藥、音樂、美術，及一切衣食住行的生活工具，細細考究起來，也確有這種天能。近時研究科學的人，也確能有些深造，只是為人家所掩蓋罷了。我們因此想到春秋戰國光輝燦爛時代的一些人，我要特別提出的，就是惠施、公孫龍。這班人，他那「科學」「哲學」精深博大的思想，看起來真可驚異。尤其是西方一些「科學家」「哲學家」探究學理，趕到沒法解決的時候，只好把他送到「神的境地」，並且有些人，一面是科學家、哲學家，一面又是宗教信徒。惠施、公孫龍這班人的學說中，絲毫沒有迷信和神意的色彩。他在那時也確確實實證明「地圖」之

理，現在所殘存的幾篇公孫龍子和莊子天下篇所保留的「三十一個問題」，其足以訓練國民科學哲學思考者，殊覺深厚。我們看到南方有一個侍人黃繚，去見他，「問天地所以不墜不壞，同風雨雷霆之故」，惠施就「不辭而應，不慮而對，遍爲萬物說」，就可以曉道。他真正精神了，祇可惜後人沒法了解他的學術，被一種浮現的意欲所佔領盪去，叫他的「五車書」不傳，只好送他一個「名家」或「詭辯」罷了。所以現在我們要提高民族科學精神，對於惠施公孫龍實有提出重新紀念的必要。（愚另著有解析莊子天下篇惠施公孫龍哲學中三十一個問題。）

我們常常自己誇耀的「指南針」、「火藥」、「印刷」三大發明，但人家得了指南針，就成就「航海術」，在波瀾壯闊中，使世界文化得以溝通，而中國一則把「指南車」埋藏了，成爲歷史上高貴不傳的產品；一則祇留一種「羅盤」給看地先生做，埋葬的標準工具。火藥的傳去，人家的軍器戰術化學走到了什麼樣子，我們倒反要望洋興歎。印刷一項，人家進化到什麼情形，而現在我們的印刷機器工具差不多皆要完全用人家的出品，就連自家能夠製出極精美的紙張，也因價值關係不能應用，非普遍購用外貨不可，這是何等可愧；我們的「自信力」、「創造力」還有嗎？這不活現莊子所說的「泚泚洗不龜乎之藥，或以霸，或以不免於泚泚洗」嗎？

這種不知繼續發明，繼續創造，繼續建設的病根，你說誰應負責呢？論理誰都應該負責，而實際誰都不願負責。因為二千年來環境歷史已經造成，把國家人民生活走上一種稀遲僵仰的道路了。有天下者居統治地位，只要人民安安穩穩，最怕人有思想，用盡心力，設法子納天下聰明才智於詞章訓話功名利祿之中，束縛馳驟，使若犬馬然，不作其他念頭。清初徵山林隱逸，開博學鴻詞科，祇是「著作之選」罷了。中國民族整個的思想，細蔽了，柔化了，同時國家也就一天一天走到酣歌恆舞，賄賂公行，醉生夢死之中，所以一遇到外族大掣尖銳文化的一種生力軍，也就不得不崩壞了。「惰性」養成，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現在一般上流的所謂智識階級大多數的人，仍是以位尊多金，住洋房乘汽車，入歌舞場，享受極度華貴奢靡的物質生活爲人生觀，麻醉了，披靡了，雖有少數苦心孤詣之人，也是旁皇沈悶，無所措手，羣言淆亂，挽救不來。現在國家非有一種極大覺悟，反省天下人心，把民族受病的「意欲」改變，轉振新的生機，不可因其生機獎勵發明，獎勵創造，腳踏實地認真建設，使一切科學智能能夠平均向上發展，則國家民族在世界文化上的水準自然提高，國力也自然開拓。

現在談中國文化建設問題，必有人疑心以爲國家正當「國難時期」多講文化，豈不是助長文弱，愈其使民族失其剛奮之氣，難到想「兵臨城下，猶講老子」，「誦孝經而退

羌胡執春秋以懼亂賊，」或者想「文致太平」嗎？這當然是錯誤觀念。如果講文化而忽略了國防上自衛的武力，或者流于偏狹的文藝之末，靡靡之音，這自然是不應該的。我們要曉道：當西臘羅馬文化勃興時期，也就是他的國力強盛時期，漢唐時代中國鼎盛時期，也就是文化發達時期，這也或者就是赫百里先生所發明的「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者，強相離者，弱相反者，亡」的道理吧？現在講文化，已不是從前人單純的所謂文章學術觀念；現在講文化是包括國家民族一切生力的總和，是倫理道德政治經濟軍事教育交通衛生科學藝術密接連系的有機體。此如講自然科學物理化學形數，你能說軍事上離開他嗎？天文氣象，你能說經濟上離開他嗎？軍事能離開政治經濟嗎？政治能離開教育嗎？教育能離開倫理道德嗎？其他可以類推。一切一切皆是交光互潤，構成國家整個的文化力。所以人類社會愈進化，科學分析愈精，而其與人生關節之度亦愈密，猶如人身筋絡然，無處不是相通。去之勝普，其將領歸功於小學教師，蘇俄一再五年計劃，其整個經濟建設，也就是軍事建設；其他英美德意法瑞士，凡是現代興治的國家，其國家政策對於一切文化上發明創造建設事業，無不日新月盛，力求進展。中國要民族復興，恢復固有道德，固有智能，發展文化，充實國力，鼓舞精神於發明建設之中，第一要義就是一洗以前不負責任的根性，而負起創造精神，淬勵奮發，向前邁進。

以上所說中國民族歷史所帶下來的「三大病徵」建設中國本位文化，不將他拔除轉變，恐怕又成了「玄談」，終天在「全盤西化」，「折衷調和」，「復古」的論戰中，也是勞而無功，還是沒有辦法的。一套「洋入股」，「真實的拔除轉變，仍是今後中國文化動向的光明根源。

至於「一十宣言」中所標「不守舊，不盲從」，本來時代逼着你，想守舊也不成。但守舊與「恢復固有道德，固有知能」不同，守舊是一切生活形態只有依照舊時的內容與方式，不明時代，不加改革，距離實質，鋼鐵思想。恢復固有道德智能，是要把古代先民從生活經驗中得來的可以共生共存共進共化的一貫精神，經過時代的洗鍊，帶在身上，放在心裏，化在腦中，成爲福利人民，可以通其變，使民不倦的一種生力。「不盲從」當然不應該盲從；一個人除非你是心無主宰，不知有我，才能盲從人家；不然的話，對於人家的東西，當然要存一種考慮和慎選的態度，而後才能安定自家的身心意志。「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必定要看渣滓是些什麼，精英又是些什麼，當怎樣去，法怎樣存法？「取長捨短，擇善而從」，要看清並決定那些是長的，那些是短的，那些是善的，怎樣取法，怎樣捨法，怎樣從法，只憑幾句含糊其詞的原則，是無所適從的。「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對於一切事物，悉心探討，實是求是，這是應該的，但我總以爲少做紙面工作爲好。「根據中國本

位，注意此時此地的需要。」我以為當前問題，就應如何使全國普遍已破產的農村，完全復興，如何使全國已凋弊的工商發展生產，如何使全國普遍失業的畢業學生，及流亡戰道的難民，使之得安生業，如何使全國不足抵禦強暴的國防，充實力量，如何使已失的領土，得以收復，其他一切如禮儀風俗，音樂美術，劇場……當如何改良變革，充滿一種民族剛健之氣，不佻，頹靡，浮曼，增加亡國因素，不然祇在都市洋房裏面過外人物質生活，高談文化建設，離民衆實際痛苦十萬八千里，多做幾篇文章，多來幾個計畫，也是救不了中國。

「檢討過去。」一作一次總清算。這是出得着，但不希望全國人士專從故紙堆中去討生活。「把握現在。」要掌握把是什麼，當然要以能為國家民族生力中心為本質，照這樣，祇有以三民主義為立腳點了。不然，我們一面要清除封建思想中不良生活狀態的遺物，一面想銷毀帝國主義八十餘年來的一切束縛，英美式資本主義國家的方式，既不能完全接受，蘇俄式社會主義的形態，既不能完全採取，德意式獨裁政治的狀況，既不能完全拿來補充，還有什麼可以把握呢？

「創造將來。」難道說現在不許創造嗎？當然是對於將來希望大些。我們曉得時間是精密的，時時向前推進，難得易失，一去不返的，我們現在要用一種縮短戰線的辦法，集中精力，檢討現在，建設現在，創造現在，檢討現在，是要對於現在，我們國家民生生活形態。

所有受病的根因，重新清理，逐漸消除。比如現在的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奸商買辦，以及一切不良惡習，如何還能在三民主義下活躍？帝國主義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侵略，以及一切不平等條約，如何還能在三民主義下佔領共產主義的勢力，如何還能在三民主義之下殘存不從？「此時此地」着眼，只是檢討過去，也是無補事實。我們應當改革中去找建設，不然一切不良的「意欲」形態，仍然充滿，就是建設一些什麼文化，也容易吞滅破壞，勞而無功。創造固應在世界發明上求創造，尤應在自家建設上求創造；不然植根不厚，環境的條件不充足，也不能憑空發展。我們要曉道瓦特斯蒂芬、孫愛迪、馬可尼的種種發明，種種創造，也有他環境上種種客觀條件所給與的事物，不然還不是王陽明的格竹子嗎？我們要想創造，就是建設，建設也就是創造，從建設中去找創造，而後創造乃為篤實。從創造中去找建設，而後建設乃有光輝，也可以說創造是「飛矢不動」的建設，建設是「飛矢已動」的創造，文化文明皆在此點。

歷史的事實是這樣：一種新的學理物的發明，可以憑個人自由思想去構成的，但必根據於已有學理事物的供給，而後乃成創舉。無盧森、洛克、霍布士、孟德斯鳩，無以成今日歐美民主法治之形態。無中國五千年精神文化及近代世界之文物，無以構成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無拉馬克斯、霍塞，無以達達爾文進化論。完聚無牛頓、三大定律之基礎，無以

使愛因斯坦「相對論」成立。故思想學說爲文化文明之根源，作爲種種事物適於人生，使國家民族人類社會得其利賴，建設是隨發明創造成立的，故重摹仿化創造是隨發明建設奮進的，故重篤實的發明是隨建設創造反映的，故重超出化宇宙新理不斷的產生，故名物不斷的發明不斷的創造不斷的建設，同一名物，今日所成明日已易其質量，故宇宙人類社會的形態是變革的，亦是持續的文化紀錄，是依乎人生在民族中各有其本位，各有其特徵，本位不固，特徵已失，則民族精神已不復存在，故建設中國本位文化一則不能不恢復民族固有道德，固有智能，一則不能不吸收現代西方精神形質以助我生長，所謂特徵當然指中國五千年來所以能夠形成廣大同化的道德智能，不然現在民族中充滿了種種敗德，豈不也是由歷史上「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思想的內容與形式」所遺留的嗎？

有人認爲建設中國文化而言「本位」或仍是「中體西用」的故套，這却不必如此看法，因爲本位可以盡量吸收其他文化的，如植物之在日光空氣中可以隨時吸收其因素而增長生機的，中體西用畢竟兩截也。

又有人以爲「中國本位」裏那樣是自己文化，不免成了問題，這樣的意思似乎是有了一種以本位文化爲「文化的們羅主義」的嫌疑了，我們曉得世界除非在「鄰國相

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時代，沒有文化可以交流。過此，則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其生活上之物品，資糧，或因通商而相給，或因戰爭而混化，或因遺使而各獻珍奇，或因探奇而互明風教，物質精神，皆有所通，不相蔽。鋼、葡萄酒，本是西域特色，江上琵琶，亦存塞上音素，甚至西瓜、葫蘆，已非本有，火齊、玳瑁，實出異邦，「白馬馱經」，景教東來，其挾中國繚絲物品，以俱去者，何計萬千！「十字軍東征」，「元世祖西侵」，其予世界文化，工具以發展者，更不可紀極。且匈牙利之始祖，其生理未必無漢土之本質。美利堅新民族之生機，早已存英倫之色素。吾人一究地中海美索不達米亞人類分布之歷史，更無由以清算其祖宗之血液。然而鍾儀居晉，必歌南風；士會在秦，不忘故國；十九年竄處牧羊於北海之濱，未嘗少改蘇武之漢；展轉於月氏，大宛，康居之地，而博望已心通乎西域矣。故世界人類文化，是套版的，是鑄鐸的，並且是浪花的一套版設色，必求其調和，而不調和者，必加改正。鑄鐸以不同形，或不同質之金屬，合冶去其渣滓，而後乃成新金浪花之動，必然飛濺，久之則入於平準，無形。故今日而言本位文化，祇應有國家民族領域上生力之動，能觀念而領域內已有文化，不能絕對割劃，分生力已具，機能常新，則文化必然開展，擴大入於化育，在舟車所不能至，人力所不能通時代，國家民族文化，有獨立之光輝，與普邇之永鋼，今後所不能了。今後世界國家民族文化之發揚與沒落，祇決於民族精神上生的動力之升。

升降。

至如「十教授總答復」所標舉：「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為「充實人民生活，發展國民經濟，爭取民族生存」的三個原則，這本是中山先生所諄諄說過的，也是近年來朝野上下所注重的老話。但有須認識清楚的，就是年來全國負國家責任的人士，是否澈始澈終澈上澈下苦心孤詣公同去實行，這是很值得着考究的。總答復並且謂中國本位文化的建設，不獨是「民族自信力的表現」也，且「一種積極的創造」。可知創造是不應該再待將來了。至於有人說：「中國不配創造」這未免大輕視自己民族了。但所切要者：就在這中國文化建設的自信力，從何處實際表現，作為中心「發動機」與「催陣鼓」罷了。

末了，我們感覺宇宙間有一種相合不解之愛力（至誠）如煤、良、炭、氣，一遇空中養氣，幾於無法可以化分；是以人類社會有相感，無獨愛，有以和平相融而成愛，斷無以殘暴相臨而成愛；共生共存共榮共進之基礎，必建設創造於永久和平的長途中。世界國家民族如認承人類社會需發生的愛力，必矢忠矢信以至誠的動力，含議的漸銷其殘酷戰爭的工，具與虛偽變詐的意識，葆愛文化以充實其光輝；以其科學智能向其他各個星球發展「兼相愛，交相利」大同太平之路，在前邊！這段話，現在世界糜心大戰的者，以為「逆耳之言」迂遠而不切於事情吧？

(完)



中華民國廿四年拾月廿壹日收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四角

著者 尹 哲 生

印刷者 拔提書店印刷所

地址：朱雀路邀貴井
電話：二二六七九

代售者 拔提書店

地址：國府路
電話：二二六〇六

各地各大書坊

